



晉書卷六十

不拜唐書太共宗其文

皇帝

御以撰

列傳第三十

解系

弟結 結弟育

解系字少連濟南著人也父脩魏琅邪太守梁州刺史

考績為天下第一武帝受禪封梁鄒侯系及二弟結育

並清身絜已甚得聲譽時荀勗門宗彊盛朝野畏憚之

勗諸子謂系等曰我與卿為友應向我公拜勗又曰我

與尊先使君親厚系曰不奉先君遺教公若與先君厚

往日哀頓當垂書問親厚之誨非所敢承勗父子大慙

當世壯之後辟公府掾歷中書黃門侍郎散騎常侍豫州刺史遷尙書出爲雍州刺史揚烈將軍西戎校尉假節會氏羌叛與征西將軍趙王倫討之倫信用佞人孫秀與系爭軍事更相表奏朝廷知系守正不撓而召倫還系表殺秀以謝氏羌不從倫秀譖之系坐免官以白衣還第闔門自守及張華裴頴之被誅也倫秀以宿憾收系兄弟梁王彤救系等倫怒曰我於水中見蟹且惡之況此人兄弟輕我邪此而可忍孰不可忍彤苦爭之不得遂害之并戮其妻子後齊王冏起義時以裴解爲寃首倫秀旣誅冏乃奏曰臣聞興微繼絕聖主之高政

貶惡嘉善春秋之美談是以武王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閭誠幽明之故有以相通也孫秀逆亂滅佐命之國誅骨鯁之臣以斲喪王室肆其虐戾功臣之後多見泯滅至如張華裴頴各以見憚取誅於時系結同以羔羊被害歐陽建等無罪而死百姓憐之陛下更日月之光照布惟新之明命然此等未蒙恩理昔欒郤降在阜隸而春秋傳其人幽王絕功臣之後棄賢者子孫而詩人以爲刺臣備忝右職思竭股肱獻納愚誠若合聖意可羣官通議八坐議以系等清公正直爲奸邪所疾無罪橫戮寃痛已甚如大司馬所啓彰明枉直顯宣當否使

寃魂無愧無恨爲恩大矣永寧二年追贈光祿大夫改葬加弔祭焉坐落八卷卷之五五爲我泚泚其無罪結字叔連少與系齊名辟公府掾累遷黃門侍郎歷散騎常侍豫州刺史魏郡太守御史中丞時孫秀亂關中結在都坐議秀罪應誅秀由是致憾及系被害結亦同戮女適裴氏明日當嫁而禍起裴氏欲認活之女曰家旣若此我何活爲亦坐死朝廷遂議革舊制女不從坐由結女始也後贈光祿大夫改葬加弔祭之爲之良死結弟育字稚連名亞二兄歷公府掾太子洗馬尙書郎衛軍長史弘農太守與二兄俱被害妻子徙邊

情  
孫旂

孫旂字伯旗樂安人也父歷魏晉際爲幽州刺史右將軍旂絜靜少自脩立察孝廉累遷黃門侍郎出爲荊州刺史名位與二解相亞永熙中徵拜太子詹事轉衛尉坐武庫火免官歲餘出爲兗州刺史遷平南將軍假節旂子弼及弟子髦輔琰四人並有吏材稱於當世遂與孫秀合族及趙王倫起事夜從秀開神武門下觀閱器杖兄弟旬月相次爲公府掾尙書郎弼又爲中堅將軍領尙書左丞輔爲上將軍領射聲校尉髦爲武衛將軍領太子詹事琰爲武衛將軍領太子左率皆賜爵開國

郡侯推崇旂爲車騎將軍開府初旂以弼等受署僞朝遣小息回責讓弼等以過差之事必爲家禍弼等終不從旂制之不可但慟哭而已及齊王罔起義四子皆伏誅襄陽太守宗岱承罔檄斬旂夷三族弟尹字文旗歷陳留陽平太守早卒

孟觀

孟觀字叔時渤海東光人也少好讀書解天文惠帝卽位稍遷殿中中郎賈后悖婦姑之禮陰欲誅楊駿而廢太后因駿專權數言之於帝又使人諷觀會楚王瑋將討駿觀度賈后旨宣詔頗加誣其事及駿誅以觀爲黃

門侍郎特給親信四十人遷積弩將軍封上谷郡公氏帥齊萬年反於關中衆數十萬諸將覆敗相繼中書令陳準監張華以趙梁諸王在關中雍容貴戚進不貪功退不懼罪士卒雖衆不爲之用周處喪敗職此之由上下離心難以勝敵以觀沉毅有文武材用乃啓觀討之觀所領宿衛兵皆趨捷勇悍并統關中士卒身當矢石大戰十數皆破之生擒萬年威懼氏羌轉東羌校尉徵拜右將軍趙王倫篡位以觀所在著績署爲安南將軍監河北諸軍事假節屯宛觀子平爲淮南王允前鋒將軍討倫戰死孫秀以觀杖兵在外假言平爲允兵所害

贈積弩將軍以安觀義軍既起多勸觀應齊王冏觀以紫宮帝坐無他變謂倫應之遂不從眾議而為倫守及帝反正永饒治令空桐機斬觀首傳于洛陽遂夷三族

大輝 牽秀

牽秀字成叔武邑觀津人也祖招魏鴈門太守秀博辯有文才性豪俠弱冠得美名為太保衛瓘尚書崔洪所知太康中調補新安令累遷司空從事中郎與帝舅王愷素相輕侮愷諷司隸荀愷奏秀夜在道中載高平國守士田興妻秀即表訴被誣論愷穢行文辭亢厲以譏詆外戚于時朝臣雖多證明其行而秀盛名美譽由是

而損遂坐免官後司空張華請為長史秀任氣好為將帥張昌作亂長沙王乂遣秀討昌秀出關因奔成都王穎穎伐乂以秀為冠軍將軍與陸機王粹等共為河橋之役機戰敗秀證成其罪又諂事黃門孟玖故見親於穎惠帝西幸長安以秀為尚書秀少在京輦見司隸劉毅奏事而扼腕慷慨自謂居司直之任當能激濁揚清處鼓鞞之間必建將帥之勲及在常伯納言亦未曾有規獻弼違之奇也河間王顥甚親任之關東諸軍奉迎大駕以秀為平北將軍鎮馮翊秀與顥將馬瞻等將輔顥以守關中顥密遣使就東海王越求迎越遣將麋晃

等迎顒時秀擁衆在馮翊晃不敢進顒長史楊騰前不  
應越軍懼越討之欲取秀以自効與馮翊大姓諸嚴詐  
稱顒命使秀罷兵秀信之騰遂殺秀於萬年

繆播

從弟脗

繆播字宣則蘭陵人也父悅光祿大夫播才思清辯有  
意義高密王泰爲司空以播爲祭酒累遷太弟中庶子  
惠帝幸長安河間王顒欲挾天子令諸侯東海王越將  
起兵奉迎天子以播父時故吏委以心膂播從弟右衛  
率脗顒前妃之弟也越遣播脗詣長安說顒令奉帝還  
洛約與顒分陝爲伯播脗素爲顒所敬信旣相見虛懷

從之顒將張方自以罪重懼爲誅首謂顒曰今據形勝  
之地國富兵彊奉天子以號令誰敢不服顒惑方所謀  
猶豫不決方惡播脗爲越游說陰欲殺之播等亦慮方  
爲難不敢復言時越兵鋒甚盛顒深憂之播脗乃復說  
顒急斬方以謝可不勞而安顒從之於是斬方以謝由  
東諸侯顒後悔之又以兵距越屢爲越所敗帝反舊都  
播亦從太弟還洛契闊艱難深相親狎及帝崩太弟卽  
帝位是爲懷帝以播爲給事黃門侍郎俄轉侍中徙中  
書令任遇日隆專管詔命時越威權自己帝力不能討  
心甚惡之以播脗等有公輔之量又盡忠於國故委以

心膺越懼爲已害因入朝以兵入宮執播等於帝側帝  
歎曰姦臣賊子無世無之不自我先不自我後哀哉起  
執播等手涕泗歔歔不能自禁越遂害之朝野憤惋咸  
曰善人國之紀也而加虐焉其能終乎及越薨帝贈播  
衛尉祠以少牢之文以之通汝與播名譽畧齊初爲尙書  
胤字休祖安平獻王外孫也與播名譽畧齊初爲尙書  
郎後遷太弟左衛率轉魏郡太守及王浚軍逼鄴石超  
等大敗胤奔東海王越於徐州越使胤與播俱入關而  
所說得行大駕東還越以胤爲冠軍將軍南陽太守胤  
從藍田出武關之南陽前守衛展距胤不受胤乃還洛

懷帝卽位拜胤左衛將軍轉散騎常侍太僕卿旣而與  
播及帝舅王延尙書何綏太史令高堂沖並叅機密爲  
東海王越所害

皇甫重

皇甫重字倫叔安定朝邨人也性沉果有才用爲司空  
張華所知稍遷新平太守元康中華版爲秦州刺史齊  
王冏輔政以重弟商爲叅軍冏誅長沙王又又以爲叅  
軍時河間王顥鎮關中其將李含先與商重有隙每銜  
之及此說顥曰商爲父所任重終不爲人用宜急除之  
以去一方之患可表遷重爲內職因其經長安乃執之



重知其謀乃露檄上尚書以顓信任李含將欲爲亂召集隴上士衆以討含爲名又以兵革累興今始寧息表請遣使詔重罷兵徵含爲河南尹含旣就徵重不奉詔顓遣金城太守游楷隴西太守韓稚等四郡兵攻之頃之成都王穎與顓起兵共攻又以討后父尚書僕射羊玄之及商爲名又以商爲左將軍河東太守領萬餘人於闕門距張方爲方所破顓軍遂進又旣屢敗乃使商間行齎帝手詔使游楷盡罷兵令重進軍討顓商行過長安至新平遇其從甥從甥素憎商以告顓顓捕得商殺之又旣敗重猶堅守閉塞外門城內莫知而四郡兵

築土山攻城重輒以連弩射之所在爲地窟以防外攻權變百端外軍不得近城將士爲之死戰顓知不可拔乃上表求遣御史宣詔喻之令降重知非朝廷本意不奉詔獲御史騶人問曰我弟將兵來欲至未騶云已爲河間王所害重失色立殺騶於是城內知無外救遂共殺重先是重被圍急遣養子昌請救於東海王越越以顓新廢成都王穎與山東連和不肯出兵昌乃與故殿中人楊篇詐稱越命迎羊后於金墉城入宮以后令發兵討張方奉迎大駕事起倉卒百官初皆從之俄而又共誅昌輔

共精張輔

張輔字世偉南陽西鄂人漢河間相衡之後也少有幹局與從母兄劉喬齊名初補藍田令不爲豪彊所屈時彊弩將軍龐宗西州大姓護軍趙浚宗婦族也故僮僕放縱爲百姓所患輔繩之殺其二奴又奪宗田二百餘頃以給貧戶垂縣稱之轉山陽令太尉陳準家僮亦暴橫輔復擊殺之累遷尙書郎封宜昌亭侯轉御史中丞時積弩將軍孟觀與明威將軍郝彥不協而觀因軍事害彥又賈謐潘岳石崇等共相引重及義陽王威有詐冒事輔並糾劾之梁州刺史楊欣有姊喪未經旬車騎

長史韓預彊聘其女爲妻輔爲中正貶預以清風俗論者稱之及孫秀執權威構輔於秀秀惑之將繩輔以法輔與秀賤曰輔徒知希慕古人當官而行不復自知小爲身計今義陽王誠弘恕不以介意然輔母年七十六常見憂慮恐輔將以怨疾獲罪願明公留神省察輔前後行事是國之愚臣而已秀雖凶狡知輔雅正爲威所誣乃止後遷馮翊太守是時長沙王乂以河間王顥專制關中有不臣之跡言於惠帝密詔雍州刺史劉沉秦州刺史皇甫重使討顥於是沉等與顥戰於長安輔遂將兵救顥沉等敗績顥德之乃以輔代重爲秦州刺史

當赴顛之難金城太守游楷亦皆有功轉梁州刺史不  
之官楷聞輔之還不時迎輔陰圖之又殺天水太守封  
尙欲揚威西土召隴西太守韓稚會議未決稚子朴有  
武幹斬異議者卽收兵伐輔輔與稚戰於遮多谷口輔  
軍敗績爲天水故帳下督富整所殺初輔嘗著論云管  
仲不若鮑叔知所奉知所投管仲奉主而不能濟所奔  
又非濟事之國三歸反坫皆鮑不爲又論班固司馬遷  
云遷之著述辭約而事舉叙三千年事唯五十萬言班  
固叙三百年事乃八十萬言煩省不同不如遷一也良  
史述事善足以獎勸惡足以監誠人道之常中流小事

亦無取焉而班皆書之不如二也毀貶晁錯傷忠臣之  
道不如三也遷旣造創固又因循難易益不同矣又遷  
爲蘇秦張儀范雎蔡澤作傳逞辭流離亦足以明其大  
才故述辯士則辭藻華靡叙實錄則隱核名檢此所以  
遷稱良史也又論魏武帝不及劉備樂毅減於諸葛亮  
詞多不載中五典類以各集與合中述論風土志聖合  
詩劍李含書賦之合內論與合不事与教表合不熟劍  
李含字世容隴西逃道人也僑居始平少有才幹兩郡  
並舉孝廉安定皇甫商州里年少少恃豪族以含門寒  
微欲與結交含距而不納商恨焉遂諷州以短檄召含

爲門亭長會州刺史郭奕素聞其賢下車擢含爲別駕  
遂處羣僚之右尋舉秀才薦之公府自太保掾轉秦國  
郎中令司徒選含領始平中正秦王東薨含依臺儀葬  
訖除喪尙書趙浚有內寵疾含不事已遂奏含不應除  
喪本州大中正傅祗以名義貶含中丞傅咸上表理含  
曰臣州秦國郎中令始平李含忠公清正才經世務實  
有史魚秉直之風雖以此不能協和流俗然其各行峻  
厲不可得掩二郡並舉孝廉異行尙書郭奕臨州含寒  
門少年而奕超爲別駕太保衛瓘辟含爲掾每語臣曰  
李世容當爲晉匪躬之臣秦王之薨悲慟感人百僚會

喪皆所目見也今以含俯就王制謂之背戚居榮奪其  
中正天王之朝旣葬不除藩國之喪旣葬而除藩國欲  
同不除乃當責引尊準卑非所宜言耳今天朝告于上  
欲令藩國服于下此爲藩國之義隆而天朝之禮薄也  
又云諸王公皆終喪禮寧盡乃叙明以喪制宜隆務在  
敦重也夫寧盡乃叙明以哀其病耳異於天朝制使終  
喪未見斯文國制旣葬而除旣除而耐爰自漢魏迄于  
聖晉文皇升遐武帝崩殂世祖過哀陛下毀頓銜疚諒  
聞以終三年率土臣妾豈無攀慕遂服之心實以國制  
不可而踰故於旣葬不敢不除天王之喪釋除於上藩

國之臣獨遂于下此不可安復以秦王無後含應爲喪  
主而王喪旣除而祔則應吉祭因曰王未有廟主不應  
除服秦王始封無所連祔靈主所居卽便爲廟不問國  
制云何而以無廟爲貶以含今日之所行移博士使案  
禮文必也放勛之殂遏密三載世祖之崩數旬卽吉引  
古繩今闔世有貶何但李含不應除服今也無貶王制  
故也聖上諒闇哀聲不輟股肱近侍猶宜心喪不宜便  
行婚娶歡樂之事而莫云者豈不以大制不可而曲邪  
且前以含有王喪上爲差代尙書勅王葬日在近葬訖  
含應攝職不聽差代葬訖含猶躊躇司徒屢罰訪問踈

含攝職而隨擊之此爲臺勅府符陷含於惡若謂臺府  
爲傷教義則當據正不正符勅唯含是貶含之困躓尙  
足惜乎國制不可偏耳又含自以隴西人雖戶屬始平  
非所綜悉自初見使爲中正反覆言辭說非始平國人  
不宜爲中正後爲郎中令又自以選官引臺府爲比以  
讓常山太守蘇韶辭意懇切形于文墨含之固讓乃在  
王未薨之前葬後躊躇窮於對罰而攝職耳臣從弟祗  
爲州都督意在欲隆風教議含已過不良之人遂相扇  
動冀挾名義法外致案足有所邀中正龐騰便割含品  
臣雖無祁大夫之德見含爲騰所侮謹表以聞乞朝廷

以時博議無令騰得妄弄刀尺帝不從含遂被貶退割  
爲五品歸長安歲餘光祿差含爲壽城郎閣督司徒王  
戎表含曾爲大臣雖見割削不應降爲此職詔停後爲  
始平令及趙王倫篡位或謂孫秀曰李含有文武大才  
無以資人秀以爲東武陽令河間王顥表請含爲征西  
司馬甚見信任頃之轉爲長史顥誅夏侯奭送齊王冏  
使與趙王倫遣張方率衆赴倫皆含謀也後顥聞三王  
兵盛乃加含龍驤將軍統席遠等鐵騎廻遣張方軍以  
應義師天子反正含至潼關而還初梁州刺史皇甫商  
爲趙王倫所任倫敗去職詣顥顥慰撫之甚厚含諫顥

曰商倫之信臣懼罪至此不宜數與相見商知而恨之  
及商當還都顥置酒餞行商因與含忿爭顥和釋之後  
含被徵爲翊軍校尉時商叅齊王冏軍事而夏侯奭兄  
在冏府稱奭立義被西藩枉害含心不自安冏右司馬  
趙驤又與含有隙冏將閔武含懼驤因兵討之乃單馬  
出奔于顥矯稱受密詔顥卽夜見之乃說顥曰成都王  
至親有大功還藩甚得衆心齊王越親而專執威權朝  
廷側目今檄長沙王令討齊使先聞於齊齊必誅長沙  
因傳檄以加齊罪則冏可擒也旣去齊立成都除逼建  
親以安社稷大勲也顥從之遂表請討冏拜含爲都督

統張方等率諸軍以向洛陽含屯陰盤而長沙王又誅  
罔舍等旋師初舍之本謀欲并去又罔使權歸於顓舍  
因得肆其宿志既長沙勝齊顓穎猶各守藩志望未允  
顓表含爲河南尹時商復被又任遇商兄重時爲秦州  
刺史含疾商滋甚復與重構隙顓自含奔還之後委以  
心膂復慮重襲已乃使兵圍之更相表罪侍中馮蓀黨  
顓請召重還商說又曰河間之奏皆李含所交構也若  
不早圖禍將至矣且河間前舉由含之謀又乃殺含只  
又商張方潛置西鎗以商因與含忘年醜味羶之  
張方河間人也世貧賤以材勇得幸於河間王顓累遷

兼振武將軍永寧中顓表討齊王罔遣方領兵二萬爲  
前鋒及罔被長沙王又所殺顓及成都王穎復表討又  
遣方率衆自函谷入屯河南惠帝遣左將軍皇甫商距  
之方以潛軍破商之衆遂入城又奉帝討方于城內方  
軍望見乘輿於是小退方止之不得衆遂大敗殺傷滿  
于衢巷方退壁于十三里橋人情挫衄無復固志多勸  
方夜遯方曰兵之利鈍是常貴因敗以爲成耳我更前  
作壘出其不意此用兵之奇也乃夜潛進逼洛城七里  
又旣新捷不以爲意忽聞方壘成乃出戰敗績東海王  
越等執又送于金墉城方使邳輔取又還營炙殺之於

是大掠洛中官私奴婢萬餘人而西還長安顓加方右將軍馮翊太守蕩陰之役顓又遣方鎮洛陽上官巳苗願等距之大敗而退清河王暉夜襲巳願巳願等奔方乃入洛陽暉於廣陽門迎方而拜方馳下車扶上之於是復廢皇后羊氏及帝自鄴還洛方遣息羆以三千騎奉迎將渡河橋方又以所乘陽燧車青蓋素升三百人爲小鹵簿迎帝至芒山下方自帥萬餘騎奉雲母輿及旌旗之飾衛帝而進初方見帝將拜帝下車自止之方在洛旣久兵士暴掠發哀獻皇女墓軍人喧喧無復留意議欲西遷尙匿其跡欲須天子出因劫移都乃請帝

謁廟帝不許方遂悉引兵入殿迎帝帝見兵至避之於竹林中軍人引帝出方於馬上稽首曰胡賊縱逸宿衛單少陛下今日幸臣壘臣當捍禦寇難致死無二於是軍人便亂入宮閣爭割流蘇武帳而爲馬棧方奉帝至弘農顓遣司馬周弼報方欲廢太弟方以爲不可帝至長安以方爲中領軍錄尙書事領京兆太守時豫州刺史劉喬檄稱潁川太守劉輿迫脇范陽王虓距逆詔命及東海王越等起兵於山東乃遣方率步騎十萬往討之方屯兵霸上而劉喬爲虓等所破顓聞喬敗大懼將罷兵恐方不從遲疑未決初方從山東來甚微賤長安



富人郅輔厚相供給及貴以輔爲帳下督甚昵之顓參軍畢垣河間冠族爲方所侮忿而說顓曰張方久屯霸上聞山東賊盛盤桓不進宜防其未萌其親信郅輔具知其謀矣而繆播等先亦構之顓因使召輔垣迎說輔曰張方欲反人謂卿知之王君問卿何辭以對輔驚曰實不聞方反爲之若何垣曰王若問卿但言爾爾不然必不免禍輔旣入顓問之曰張方反卿知之乎輔曰爾顓曰遣卿取之可乎又曰爾顓於是使輔送書於方因令殺之輔旣昵於方持刀而入守閤者不疑因火下發函便斬方頭顓以輔爲安定太守初繆播等議斬方送

首與越冀東軍可罷及聞方死更爭入關顓頗恨之又使人殺輔

史臣曰晉氏之禍難游臻實始藩翰解系等以干時之用處危亂之辰並託迹府朝參謀王室或抗忠盡節或飾詐懷姦雖邪正殊途而咸至誅戮豈非時艱政紊利深禍速者乎古人所以危邦不入亂邦不居戒懼於此也

### 閻鼎

閻鼎字台臣天水人也初爲太傅東海王越參軍轉卷令行豫州刺史事屯許昌遭母喪乃於密縣間鳩聚西

州流人數千欲還鄉里值京師失守秦王出奔密中司  
空荀藩藩弟司隸校尉組及中領軍華恒河南尹華蒼  
在密縣建立行臺以密近賊南趣許穎司徒左長史劉  
疇在密爲塢主中書令李暉太傅叅軍騶捷劉蔚鎮軍  
長史周顛司馬李述皆來赴疇僉以鼎有才用且手握  
疆兵勸藩假鼎冠軍將軍豫州刺史蔚等爲叅佐鼎少  
有大志因西土人思歸欲立功鄉里乃與撫軍長史王  
毗司馬傅遜懷翼戴秦王之計謂疇捷等曰山東非霸  
王處不如關中河陽令傅暢遺鼎書勸奉秦王過洛陽  
謁拜山陵徑據長安綏合夷晉興起義衆剋復宗廟雪

社稷之耻鼎得書便欲詣洛流人謂北道近河懼有抄  
截欲南自武關向長安疇等皆山東人咸不願西入荀  
藩及疇捷等並逃散鼎追藩不及暉等見殺唯顛述走  
得免遂奉秦王行止上洛爲山賊所襲殺百餘人率餘  
衆西至藍田時劉聰向長安爲雍州刺史賈疋所逐走  
還平陽疋遣人奉迎秦王遂至長安而與大司馬南陽  
王保衛將軍梁芬京兆尹梁綜等並同心推戴立王爲  
皇太子登壇告天立社稷宗廟以鼎爲太子詹事總攝  
百揆梁綜與鼎爭權鼎殺綜以王毗爲京兆尹鼎首建  
大謀立功天下始平太守麴允撫夷護軍索綝並害其

功且欲專權馮翊太守梁緯北地太守梁肅並綜母弟  
緜之姻也謀欲除鼎乃證其有無君之心專戮大臣請  
討之遂攻鼎鼎出奔雍為氐寶首所殺傳首長安

王封索靖軍子緜京兆氏梁竊善並同心

索靖字幼安敦煌人也累世宦族父湛北地太守靖少  
有逸羣之量與鄉人汜衷張彪索紛索永俱詣太學馳  
名海內號稱敦煌五龍四人並早亡唯靖該博經史兼  
通內緯州辟別駕郡舉賢良方正對策高第傅玄張華  
與靖一面皆厚與之相結拜駙馬都尉出為西域戊巳  
校尉長史太子僕同郡張勃特表以靖才藝絕人宜在

臺閣不宜遠出邊塞武帝納之擢為尚書郎與襄陽羅  
尚河南潘岳吳郡顧榮同官咸器服焉靖與尚書令衛  
瓘俱以善草書知名帝愛之瓘筆勝靖然有楷法遠不  
能及靖靖在臺積年除鴈門太守遷魯相又拜酒泉太  
守惠帝即位賜爵關內侯靖有先識遠量知天下將亂  
指洛陽宮門銅駝歎曰會見汝在荆棘中耳元康中西  
戎反叛拜靖大將軍梁王彤左司馬加蕩寇將軍屯兵  
粟邑擊賊敗之遷始平內史及趙王倫篡位靖應三王  
義舉以左衛將軍討孫秀有功加散騎常侍遷後將軍  
太安末河間王顒舉兵向洛陽拜靖使持節監洛城諸

軍事游擊將軍領雍秦涼義兵與賊戰大破之靖亦被  
傷而卒追贈太常時年六十五後又贈司空進封安樂  
亭侯諡曰莊靖著五行三統正驗論辯理陰陽氣運又  
撰索子晉詩各二十卷又作草書狀其辭曰聖皇御世  
隨時之宜倉頡既生書契是爲科斗鳥篆類物象形獻  
哲變通意巧茲生損之隸草以崇簡易百官畢脩事業  
並麗蓋草書之爲狀也婉若銀鈎漂若驚鸞舒翼未發  
若舉復安蟲蛇虬蟻或往或還類阿那以羸形歛奮豐  
而桓桓及其逸遊盼嚮乍正乍邪騏驥暴怒逼其轡海  
水穴隆揚其波芝草蒲陶還相繼棠棣融融載其華玄

熊對距于山嶽飛燕相追而差池舉而察之又似乎和  
風吹林偃草扇樹枝條順氣轉相比附窈窕廉苦隨體  
散布紛擾擾以猗靡中持疑而猶豫玄螭狡獸嬉其間  
騰狡飛颺相奔趣凌魚奮尾蛟龍反據投空自竄張設  
牙距或若登高望其類或若既往而中顧或若俶儻而  
不羣或若自檢於常度於是多才之英篤藝之彥役心  
精微耽此文憲守道兼權觸類生變離析八體靡形不  
判去繁存微大象未亂土理開元下周謹案騁辭放手  
雨行冰散高音翰厲溢越流漫忽班班而成章信奇妙  
之煥爛體磔落而壯麗姿光潤以粲粲命杜度運其指

使伯英迴其腕著絕勢於紕素垂百世之殊觀先時靖  
行見姑臧城南石地曰此後當起宮殿至張駿於其地  
立南城起宗廟建宮殿焉靖有五子鯁綽璆聿綝皆舉  
秀才聿安昌鄉侯卒少子綝最知名綝字巨秀少有逸羣之量靖每日綝廊廟之才非簡札  
之用州郡吏不足汗吾兒也舉秀才除郎中嘗報兄讎  
手殺三十七人時人壯之俄轉太宰叅軍除好時令入  
爲黃門侍郎出叅征西軍事轉長安令在官有稱及成  
都王穎劫遷惠帝幸鄴穎爲王浚所破帝遂播越河間  
王顥使張方及綝東迎乘輿以功拜鷹揚將軍轉南陽

王模從事中郎劉聰侵掠關東以綝爲奮威將軍以禦  
之斬聰將呂逸又破聰黨劉豐遷新平太守聰將蘇鐵  
劉五斗等劫掠三輔除綝安西將軍馮翊太守綝有威  
恩華夷嚮服賊不敢犯及懷帝蒙塵長安又陷模被害  
綝泣曰與其俱死寧爲伍子胥乃赴安定與雍州刺史  
賈疋扶風太守梁綜安夷護軍麴允等糾令義衆頻破  
賊黨脩復舊館遷定宗廟進救新平小大百戰綝手擒  
賊帥李羌與閣鼎立秦王爲皇太子及卽尊位是爲愍  
帝綝遷侍中太僕以首迎大駕升壇授璽之功封弋居  
伯又遷前將軍尚書右僕射領吏部京兆尹加平東將

軍進號征東尋又詔曰朕昔遇厄運遭家不造播越宛楚爰失舊京幸宗廟寵靈百辟宣力得從藩衛託乎羣公之上社稷之不隕實公是賴宜贊百揆傅弼朕躬其授衛將軍領太尉位特進軍國之事悉以委之及劉曜侵逼王城以緄爲都督征東大將軍持節討之破曜呼日逐王呼延莫以功封上洛郡公食邑萬戶拜夫人荀氏爲新豐君子石元爲世子賜子弟二人鄉亭侯劉曜入關芟麥苗緄又擊破之自長安伐劉聰聰將趙染染仗其累捷有自矜之色帥精騎數百與緄戰大敗之染單馬而走轉驃騎大將軍尙書左僕射錄尙書承制行

事劉曜復率衆入馮翊帝累徵兵於南陽王保保左右議曰蝮蛇在手壯士解其腕且斷隴道以觀其變從事中郎裴詵曰蛇已螫頭頭可截不保以胡崧行前鋒都督須諸軍集乃當發麴允欲挾天子趣保緄以保必逞私欲乃止自長安以西不復奉朝廷百官飢乏採摺自存時三秦人尹桓解武等數千家盜發漢霸杜二陵多獲珍寶帝問緄曰漢陵中物何乃多邪緄對曰漢天子卽位一年而爲陵天下貢賦三分之一供宗廟一供賓客一充山陵漢武帝饗年久長比崩而茂陵不復容物其樹皆已可拱赤眉取陵中物不能減半于今猶有朽

帛委積珠玉未盡此二陵是儉者耳亦百世之誠也後  
劉曜又率衆圍京城絃與麴允固守長安小城胡崧承  
檄奔命破曜于靈臺崧慮國家威舉則麴索功盛乃案  
兵渭北遂還槐里城中飢窘人相食死亡逃奔不可制  
唯涼州義衆千人守死不移帝使侍中宋敞送牋降於  
曜絃潛留敞使其子說曜曰今城中食猶足支一歲未  
易可剋也若許絃以車騎儀同萬戶郡公者請以城降  
曜斬而送之曰帝王之師以義行也孤將軍十五年未  
嘗以譎詭敗人必窮兵極勢然後取之今索絃所說如  
是天下之惡一也輒相爲戮之若審兵食未盡者便可

勉強固守如其糧竭兵微亦宜早悟天命孤恐霜威一  
震玉石俱摧及帝出降絃隨帝至平陽劉聰以其不忠  
於本朝戮之於東市

志  
賈疋

賈疋字彥度武威人魏太尉詡之曾孫也少有志畧器  
望甚偉見之者莫不悅附特爲武夫之所瞻仰願爲致  
命初辟公府遂歷顯職遷安定太守雍州刺史丁綽貪  
橫失百姓心乃譖疋于南陽王模模以軍司謝班代之  
疋奔瀘水與胡彭蕩仲及氐竇首結爲兄弟聚衆攻班  
綽奔武都疋復入安定殺班愍帝以疋爲驃騎將軍雍

晉書卷六十一 列傳  
州刺史封酒泉公時諸郡百姓饑饉白骨蔽野百無一  
存疋帥戎晉二萬餘人將伐長安西平太守竺恢亦固  
守劉粲聞之使劉曜劉雅及趙染距疋先攻恢不剋疋  
邀擊大敗之曜中流矢退走疋追之至于甘泉旋自渭  
橋襲蕩仲殺之遂迎秦王奉爲皇太子後蕩仲子夫護  
帥羣胡攻之疋敗走夜墮于澗爲夫護所害疋勇畧有  
志節以匡復晉室爲己任不幸顛墜時人咸痛惜之

史臣曰自永嘉蕩覆寓內橫流億兆靡依人神乏主于  
時武皇之胤惟有建興衆望攸歸曾無與二閭鼎等忠  
存社稷志在經綸乃契濶艱難扶持幼孺遂得纂堯承

緒祀夏配天校績論功有足稱矣然而抗滔天之巨寇  
接彫弊之餘基威畧未申尋至傾覆昔宗周遭犬戎而  
東徙有晉違獷狄而西遷彼旣靈慶悠長此則禍難遄  
及豈愍皇地非奧主將繚允材謝輔臣何脩短之殊途  
而成敗之異數者也

贊曰懷惠不競戚藩力爭狙詐叅謀憑凶亂政爲惡不  
己並罹非命解繆忠肅無聞餘慶愍皇纂戎寔賴羣公  
鼎圖福始繚遂凶終



鼎圖詠故機道凶交

与並罪非命職懸忠慮應同論

贊曰鄭惠不競風蕃六年歷平

而風類之異類者也

父豈怒皇非與王機機穴林構

東抄亦晉書卷六十一

對泚糞之籍基風界木

晉書卷六十一

晉書卷六十考證

解系傳濟南著人也。○本書地理志濟南所統縣五並

無著縣而宋書濟南郡下則別有廣城東平陵等縣

著為其一凡本書所屬濟南郡者皆屬北海郡前已

詳辨之今觀此云濟南著人益信本志之訛也

揚州刺史

揚州刺史

揚州刺史

揚州刺史

精游之今傳其云南華人益守不法之請也  
 善其其一凡本善也傳其出將前合其其其其  
 無善其而其本善也傳其出將前合其其其其  
 雖系其南華人其本善也傳其出將前合其其其  
 晉書卷六十考證

晉書卷六十考證

重唐 諸人 大請 魏宗 非文 與皇 當是 帝良 御一 換身 齊

列傳第三十末今善數命魏不其矣其不魏為魏

之戰周浚受子嵩命謀非從殺弟覆不封神並貴限魏

周浚字開林汝南安成人也父裴少府卿浚性果烈以

才理見知有人倫鑒識鄉人史曜素微賤眾所未知浚

獨引之為友遂以妹妻之曜竟有名於世浚初不應州

郡之辟後仕魏為尚書郎累遷御史中丞拜折衝將軍

揚州刺史封射陽侯隨王渾伐吳攻破江西屯戍與孫

皓中軍大戰斬偽丞相張梯等首級數千俘馘萬計進

軍屯於橫江時聞龍驤將軍王濬旣破上方別駕何惲  
說浚曰張悌率精銳之卒悉吳國之衆殄滅於此吳之  
朝野莫不震懾今王龍驤旣破武昌兵威甚盛順流而  
下所向輒剋土崩之勢見矣竊謂宜速渡江直指建鄴  
大軍卒至奪其膽氣可不戰而擒浚善其謀便使白渾  
惲曰渾闇於事機而欲慎己免咎必不我從浚固使白  
之渾果曰受詔但令江北抗衡吳軍不使輕進貴州雖  
武豈能獨平江東今者違命勝不足多若其不勝爲罪  
已重且詔令龍驤受我節度但當具君舟楫一時俱濟  
耳惲曰龍驤剋萬里之寇以旣濟之功來受節度未之

聞也且握兵之要可則奪之所謂受命不受辭也今渡  
江必全剋獲將有何慮若疑於不濟不可謂智知而不  
行不可謂忠實鄙州上下所以恨恨也渾執不聽居無  
何而濬至渾召之不來乃直指三江山孫皓遂降於濬  
渾深恨之而欲與濬爭功惲牋與浚曰書貴克讓易大  
謙光斯古文所詠道家所崇前破張悌吳人失氣龍驤  
因之陷其區宇論其前後我實緩師動則爲傷事則不  
及而今方競其功彼旣不吞聲將虧雍穆之弘興矜爭  
之鄙斯愚情之所不取也浚得牋卽諫止渾渾不能納  
遂相表奏浚旣濟江與渾共行吳城壘綏撫新附以功

進封成武侯食邑六千戶賜絹六千匹明年移鎮秣陵  
時吳初平屢有逃亾者頻討平之賓禮故老搜求俊乂  
甚有威德吳人悅服初吳之未平也浚在弋陽南北爲  
互市而諸將多相襲奪以爲功吳將蔡敏守于沔中其  
兄珪爲將在秣陵與敏書曰古者兵交使在其閒軍國  
固當舉信義以相高而聞疆場之上往往有襲奪互市  
甚不可行弟慎無爲小利而忘大備也候者得珪書以  
呈浚浚曰君子也及渡江求珪得之問其本曰汝南人  
也浚戲之曰吾固疑吳無君子而卿果吾鄉人遷侍中  
武帝問浚卿宗後生稱誰爲可荅曰臣叔父子恢稱重

臣宗從父子馥稱清臣宗帝竝召用浚轉少府以本官  
領將作大匠改營宗廟訖增邑五百戶後代王渾爲使  
持節都督揚州諸軍事安東將軍卒于位三子顓嵩謨  
顓嗣爵別有傳云博學不疑望世亦安嵩無疑終  
嵩字仲智狷直果俠每以才氣陵物元帝作相引爲參  
軍及帝爲晉王又拜奉朝請嵩上疏曰臣聞取天下者  
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故古之王者必應  
天順時義全而後取讓成而後得是以享世長久重光  
萬載也今議者以殿下化流江漢澤被六州功濟蒼生  
欲推崇尊號臣謂今梓宮未反舊京未清義夫泣血士

女震動宜深明周公之道先雪社稷大恥盡忠言嘉謨  
之助以時濟弘仁之功崇謙謙之美推後已之誠然後  
揖讓以謝天下誰敢不應誰敢不從由是忤旨出爲新  
安太守嵩怏怏不悅臨發與散騎郎張嶷在侍中戴邈  
坐褒貶朝士又詆毀邈邈密表之帝召嵩入面責之曰  
卿矜豪傲慢敢輕忽朝廷由吾不德故耳嵩跪謝曰昔  
唐虞至聖四凶在朝陛下雖聖明御世亦安能無碌碌  
之臣乎帝怒收付廷尉廷尉華恆以嵩大不敬棄市論  
嶷以扇和減罪除名時顛方貴重帝隱忍久之補廬陵  
太守不之職更拜御史中丞是時帝以王敦勢盛漸疏

忌王導等嵩上疏曰臣聞明君思隆其道故賢智之士  
樂在其朝忠臣將明其節故量時而後仕思隆其道故  
無過任之譏將明其節故無過寵之謗是以君臣竝隆  
功格天地近代以來德廢道衰君懷術以御臣臣挾利  
以事君君臣交利而禍亂相尋故得失之迹難可詳言  
臣請較而明之夫傳說之相高宗申召之相宣王管仲  
之佐齊桓衰范之翼晉文或宗師其道垂拱受成委以  
權重終致匡主未有憂其逼已還爲國蠹者也始田氏  
擅齊王莽篡漢皆藉封土之疆假累世之寵因閭弱之  
主資母后之權樹比周之黨階絕滅之勢然後乃能行

其私謀以成篡奪之禍耳豈遇立功之主爲天人所相而能運其姦計以濟其不軌者哉光武以王族奮於閭閻因時之望收攬英奇遂續漢業以美中興之功及天下既定頗廢黜功臣者何哉武力之士不達國體以立一時之功不可久假以權勢其興廢之事亦可見矣近者三國鼎峙竝以雄畧之才命世之能皆委賴俊哲終成功業貽之後嗣未有愆失遺方來之恨者也今王導王廙等方之前賢猶有所後至於忠素竭誠義以輔上共隆洪基翼成大業亦昔之亮也雖陛下乘奕世之德有天人會割據江東奄有南極龍飛海嶠興復舊物

此亦羣才之明豈獨陛下之力也今王業雖建羯寇未梟天下蕩蕩不賓者衆公私匱竭倉庾未充梓宮沉淪妃后不反正委賢任能推轂之日也功業垂就晉祚方隆而一旦聽孤臣之言惑疑似之說乃更以危爲安以疎易親放逐舊德以佞伍賢遠虧既往之明顧傷伊管之交傾巍巍之望喪如山之功將令賢智杜心義士喪志近招當時之患遠遺來世之笑夫安危在號令存亡在寄任以古推今豈可不寒心而哀歎哉臣兄弟受遇無彼此之嫌而臣干犯時諱觸忤龍鱗者何誠念社稷之憂欲報之於陛下也古之明王思聞其過悟逆旅之

言以明成敗之由故採納愚言以考慮實上爲宗廟無窮之計下收億兆元元之命臣不勝憂憤竭愚以聞疏奏帝感悟故導等獲全王敦旣害顓而使人弔嵩嵩曰匹兄天下人爲天下人所殺復何所弔敦甚銜之懼失人情故未加害用爲從事中郎嵩王應嫂父也以顓橫遇禍意恆憤憤嘗衆中云應不宜統兵敦密使妖人李脫誣嵩及周筵潛相署置遂害之嵩精於事佛臨刑猶於市誦經云

謨以顓故頻居顯職王敦死後詔贈戴若思譙王承等而未及顓時謨爲後軍將軍上疏曰臣匹兄顓昔蒙先

帝顧盼之施特垂表啟以參戎佐顯居上列遂管朝政竝與羣后共隆中興仍典選曹重蒙寵授忝位師傅得與陛下揖讓抗禮恩結特隆加以鄙族結婚帝室義深任重庶竭股肱以報所受凶逆所忌惡直醜正身陷極禍忠不忘君守死善道有隕無二顓之云匹誰不痛心况臣同生能不哀結王敦無君由來實久元惡之甚古今無二幸賴陛下聖聰神武故能摧破凶彊撥亂反正以寧區宇前軍事之際聖恩不遺取顓息閔得充近侍臣時面啟欲令閔還襲臣匹父侯爵時卞壺庾亮竝侍御座壺云事了當論顯贈時未淹久言猶在耳至於譙

王承甘卓已蒙清復王澄久遠猶在議論况顓忠以衛  
主身死王事雖嵇紹之不違難何以過之至今不聞復  
封加贈褒顯之言不知顓有餘責獨負殊恩爲朝廷急  
於時務不暇論及此臣所以痛心疾首重用哀歎者也  
不勝辛酸冒陳愚款疏奏不報謨復重表然後追贈顓  
官謨歷少府丹陽尹侍中中護軍封西平侯卒贈金紫  
光祿大夫諡曰貞

馥字祖宣浚從父弟也父蕤安平太守馥少與友人成  
公簡齊名俱起家爲諸王文學累遷司徒左西屬司徒  
王渾表馥理識清正兼有才幹主定九品檢括精詳臣

委任責成褒貶允當請補尚書郎許之稍遷司徒左長  
史吏部郎選舉精密論望益美轉御史中丞侍中拜徐  
州刺史加冠軍將軍假節徵爲廷尉惠帝幸鄴成都王  
穎以馥守河南尹李珍上官已等奉清河王覃爲太子  
加馥衛將軍錄尚書馥辭不受覃令馥與上官已合軍  
馥以已小人縱暴終爲國賊乃共司隸滿奮等謀共除  
之謀泄爲已所襲奮被害馥走得免及已爲張方所敗  
召馥還攝河南尹暨東海王越迎大駕以馥爲中領軍  
未就遷司隸校尉加散騎常侍假節都督諸軍事於澠  
池帝還宮出爲平東將軍都督揚州諸軍事代劉準爲



鎮東將軍與周玘等討陳敏滅之以功封永寧伯馥自  
經世故每欲維正朝廷忠情懇至以東海王越不盡臣  
節每言論厲然越深憚之馥覩羣賊孔熾洛陽孤危乃  
建策迎天子遷都壽春永嘉四年與長史吳思司馬殷  
識上書曰不圖厄運遂至於此戎狄交侵畿甸危逼臣  
輒與祖納裴憲華譚孫惠等三十人伏思大計僉以殷  
人有屢遷之事周王有岐山之徙方今王都罄乏不可  
久居河朔蕭條嶠函險澀宛都屢敗江漢多虞於今平  
夷東南爲愈淮揚之地北阻塗山南抗靈嶽名川四帶  
有重險之固是以楚人東遷遂宅壽春徐邳東海亦足

戍禦且運漕四通無患空乏雖聖上神聰元輔賢明居  
儉守約用保宗廟未若相土遷宅以享永祚臣謹選精  
卒三萬奉迎皇駕輒檄前北中郎將裴憲行使持節監  
豫州諸軍事東中郎將風馳卽路荆湘江揚各先運四  
年米租十五萬斛布絹各十四萬匹以供大駕令王浚  
苟晞共平河朔臣等戮力以啟南路遷都弭寇其計並  
得皇輿來巡臣宜轉據江州以恢王畧知無不爲古人  
所務敢竭忠誠庶報萬分朝遂夕隕猶生之年越與苟  
晞不協馥不先白於越而直上書越大怒先是越召馥  
及淮南太守裴頌馥不肯行而令頌率兵先進頌貳於

馥乃舉兵稱馥擅命已奉越密旨圖馥遂襲之爲馥所  
敗碩退保東城求救於元帝帝遣揚威將軍甘卓建威  
將軍郭逸攻馥于壽春安豐太守孫惠率衆應之使謝  
摛爲檄摛馥之故將也馥見檄流涕曰必謝摛之辭摛  
聞之遂毀草旬日而馥衆潰奔于項爲新蔡王確所拘  
憂憤發病卒初華譚之失廬江也往壽春依馥及馥軍  
敗歸于元帝帝問曰周祖宣何至于反譚對曰周馥雖  
死天下尚有直言之士馥見寇賊滋蔓王威不振故欲  
移都以紓國難方伯不同遂致其伐曾不踰時而京都  
淪沒若使從馥之謀或可後亾也原情求實何得爲反

帝曰馥位爲征鎮握兵方隅召而不入危而不持亦天  
下之罪人也譚曰然馥振纓中朝素有俊彥之稱出據  
方嶽實有偏任之重而高畧不舉往往失和危而不持  
當與天下共受其責然謂之反不亦誣乎帝意始解馥  
有二子密矯密字泰玄性虛簡時人稱爲清士位至尙  
書郎矯字正玄亦有才幹

成公簡

成公簡字宗舒東郡人也家世二千石性朴素不求榮  
利潛心道味罔有干其志者默識過人張茂先每言簡  
清靜比楊子雲默識擬張安世後爲中書郎時馥已爲

司隸校尉遷鎮東將軍簡自以才高而在馥之下謂馥曰楊雄爲郎三世不徙而王莽董賢位列三司古今前揆耳馥甚慚之官至太子中庶子散騎常侍永嘉末奔苟晞與晞同沒

書馥苟晞五之衣衣衣衣

苟晞字道將河南山陽人也少爲司隸部從事校尉石鑿深器之東海王越爲侍中引爲通事令史累遷陽平太守齊王冏輔政晞叅冏軍事拜尚書右丞轉左丞廉察諸曹八座以下皆側目憚之及冏誅晞亦坐免長沙王又爲驃騎將軍以晞爲從事中郎惠帝征成都王穎

以爲北軍中候及帝還洛陽晞奔范陽王虓虓承制用晞行兗州刺史汲桑之破鄴也東海王越出次官渡以討之命晞爲前鋒桑素憚之於城外爲柵以自守晞將至頓兵休士先遣單車示以禍福桑衆大震棄柵宵遁嬰城固守晞陷其九壘遂定鄴而還西討呂朗等滅之後高密王泰討青州賊劉根破汲桑故將公師藩敗石勒於河北威名甚盛時人擬之韓白進位撫軍將軍假節都督青兗諸軍事封東平郡侯邑萬戶晞練於官事文簿盈積斷決如流人不敢欺其從母依之奉養甚厚從母子求爲將晞拒之曰吾不以王法貸人將無後悔

那固欲之晞乃以爲督護後犯法晞杖節斬之從母叩  
頭請救不聽旣而素服哭之流涕曰殺卿者兗州刺史  
哭弟者苟道將其杖法如此晞見朝政日亂懼禍及己  
而多所交結每得珍物卽遺都下親貴兗州去洛五百  
里恐不鮮美募得千里牛每遣信旦發暮還初東海王  
越以晞復其讎恥甚德之引升堂結爲兄弟越司馬潘  
滔等說曰兗州要衝魏武以之輔相漢室苟晞有大志  
非純臣久令處之則患生心腹矣若遷于青州厚其名  
號晞必悅公自牧兗州經緯諸夏藩衛本朝此所謂謀  
之於未有爲之於未亂也越以爲然乃遷晞征東大將

軍開府儀同三司加侍中假節都督青州諸軍事領青  
州刺史進爲郡公晞乃多置參佐轉易守令以嚴刻立  
功日加斬戮流血成川人不堪命號曰屠伯頓丘太守  
魏植爲流人所逼衆五六萬大掠兗州晞出屯無鹽以  
弟純領青州刑殺更甚於晞百姓號小苟酷於大苟晞  
尋破植時潘滔及尚書劉望等共誣陷晞晞怒表求滔  
等首又請越從事中郎劉洽爲軍司越皆不許晞於是  
昌言曰司馬元超爲宰相不平使天下淆亂苟道將豈  
可以不義使之韓信不忍衣食之惠死於婦人之手今  
將誅國賊尊王室桓文豈遠哉乃移告諸州稱己功伐

陳越罪狀時懷帝惡越專權乃詔晞曰朕以不德戎車  
屢興上懼宗廟之累下愍兆庶之困當賴方嶽爲國藩  
翰公威振赫然梟斬藩桑走降喬朗魏植之徒復以誅  
除豈非高識明斷朕用委成加王彌石勒爲社稷之憂  
故有詔委統六州而公謙分小節稽違大命非所謂與  
國同憂也今復遣詔便施檄六州協同大舉翦除國難  
稱朕意焉晞復移諸征鎮州郡曰天步艱難禍難殷流  
劉元海造逆於汾陰石世龍階亂於三魏薦食畿甸覆  
喪鄴都結壘近郊仍震兗豫害三刺史殺二都督郡守  
官長湮沒數十百姓流離肝腦塗地晞以虛薄負荷國

重是以弭節海隅援枹曹衛猥被中詔委以關東督統  
諸軍欽承詔命尅今日二日當西經濟黎陽即日得滎  
陽太守丁嶷白事李憚陳午等救懷諸軍與羯大戰皆  
見破散懷城已陷河內太守裴整爲賊所執宿衛闕乏  
天子蒙難宗廟之危甚於累卵承問之日憂思累息晞  
以爲先王選建明德庸以服章所以藩固王室無俾城  
壞是以舟楫不固齊桓責楚襄王逼狄晉文致討夫翼  
獎皇家宣力本朝雖陷湯火大義所甘加諸方牧俱受  
榮寵義同畢力以報國恩晞雖不武首啟戎行秣馬裹  
糧以俟方鎮凡我同盟宜同赴救顯立名節在此行矣

會王彌遣曹嶷破琅邪北攻齊地苟純城守嶷衆轉盛連營數十里晞還登城望之有懼色與賊連戰輒破之後簡精銳與賊大戰會大風揚塵晞遂敗績棄城夜走嶷追至東山部衆皆降嶷晞單騎奔高平收邸閣募得數千人帝又密詔晞討越晞復上表曰殿中校尉李初至奉被手詔肝心若裂東海王越得以宗臣遂執朝政委任邪佞寵樹奸黨至使前長史潘滔從事中郎畢邈主簿郭象等操弄大權刑賞由己尚書何綏中書令繆播太僕繆盾黃門侍郎應紹皆是聖詔親所抽拔而滔等妄構陷以重戮帶甲臨宮誅討后弟翦除宿衛私樹

國人崇獎魏植招誘逋亾覆喪州郡王塗圯隔方貢乘絕宗廟闕蒸嘗之饗聖上有約食之匱鎮東將軍周馥豫州刺史馮嵩前北中郎將裴憲竝以天朝空曠權臣專制事難之興慮在旦夕各率士馬奉迎皇輿思隆王室以盡臣禮而滔邈等劫越出關矯立行臺逼徙公卿擅爲詔令縱兵寇抄茹食居人交尸塞路暴骨盈野遂令方鎮失職城邑蕭條淮豫之氓陷離塗炭臣雖憤懣守局東嶠自奉明詔三軍奮厲卷甲長驅次于倉垣卽日承司空博陵公浚書稱殿中中郎劉權齋詔勅浚與臣共剋大舉輒遣前鋒征虜將軍王讚徑至項城使越

稽首歸政斬送滔等伏願陛下寬宥宗臣聽越還國其餘逼迫宜蒙曠蕩輒寫詔宣示征鎮顯明義舉遣揚烈將軍閻弘步騎五千鎮衛宗廟五年帝復詔晞曰太傅信用姦佞阻兵專權內不遵奉皇憲外不協比方州遂令戎狄充斥所在犯暴留軍何倫抄掠宮寺劫剝公主殺害賢士悖亂天下不可忍聞雖惟親親宜明九伐詔至之日其宣告天下率齊大舉桓文之績一以委公其思盡諸宜善建弘畧道澀故練寫副手筆示意晞表曰奉被手詔委臣征討喻以桓文紙練兼備伏讀跪歎五情惶怛自頃宰臣專制委杖佞邪內擅朝威外殘兆庶

矯詔專征遂圖不軌縱兵寇掠陵踐宮寺前司隸校尉劉暉御史中丞溫畿右將軍杜育並見攻劫廣平武安公主先帝遺體咸被逼辱逆節虐亂莫此之甚輒祇奉前詔部分諸軍遣王讚率陳午等將兵詣項龔行天罰初越疑晞與帝有謀使游騎於成臯閒獲晞使果得詔令及朝廷書遂大構疑隙越出牧豫州以討晞復下檄說晞罪惡遣從事中郎楊瑁爲兗州與徐州刺史裴盾共討晞晞使騎收河南尹潘滔滔夜遁乃執尚書劉曾侍中程延斬之會越薨盾敗詔晞爲大將軍大都督督青徐兗豫荆揚六州諸軍事增邑二萬戶加黃鉞先官

如故晞以京邑荒饑日甚寇難交至表請遷都遣從事  
中郎劉會領船數十艘宿衛五百人獻穀千斛以迎帝  
朝臣多有異同俄而京師陷晞與王讚屯倉垣豫章王  
端及和郁等東奔晞晞率羣官尊端爲皇太子置行臺  
端承制以晞領太子太傅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自倉  
垣徙屯蒙城讚屯陽夏晞出於孤微位至上將志頗盈  
滿奴婢將千人侍妾數十終日累夜不出庭戶刑政苛  
虐縱情肆欲遼西閭亨以書固諫晞怒殺之晞從事中  
郎明預有疾居家聞之乃舉病諫晞曰皇晉遭百六之  
數當危難之機明公親稟廟算將爲國家除暴閭亨美

士奈何無罪一旦殺之晞怒曰我自殺閭亨何關人事  
而舉病來罵我左右爲之戰慄預曰以明公以禮見進  
預欲以禮自盡今明公怒預其若遠近怒明公何昔堯  
舜之在上也以和理而興桀紂之在上也以惡逆而滅  
天子且猶如此况人臣乎願明公且置其怒而思預之  
言晞有慚色由是衆心稍離莫爲致用加以疾疫饑饉  
其將溫畿傅宣皆叛之石勒攻陽夏滅王讚馳襲蒙城  
執晞署爲司馬月餘乃殺之晞無子弟純亦遇害

華軼

華軼字彥夏平原人魏太尉歆之曾孫也祖表太中太



夫父澹河南尹軼少有才氣聞於當世汎愛博納衆論美之初爲博士累遷散騎常侍東海王越牧兗州引爲留府長史永嘉中歷振威將軍江州刺史雖逢喪亂每崇典禮置儒林祭酒以弘道訓乃下教曰今大義頽替禮典無宗朝廷滯議莫能攸正常以慨然宜特立此官以弘其事軍諮祭酒杜夷棲情玄遠確然絕俗才學精博道行優備其以爲儒林祭酒俄被越檄使助討諸賊軼遣前江夏太守陶侃爲揚武將軍率兵三千屯夏口以爲聲援軼在州甚有威惠州之豪士接以友道得江表之歡心流亾之士赴之如歸時天子孤危四方瓦解

軼有匡天下之志每遣貢獻入洛不失臣節謂使者曰若洛都道斷可輸之琅邪王以明吾之爲司馬氏也軼自以受洛京所遣而爲壽春所督時洛京尚存不能祇承元帝教命郡縣多諫之軼不納曰吾欲見詔書耳時帝遣揚烈將軍周訪率衆屯彭澤以備軼訪過姑孰著作郎于寶見而問之訪曰大府受命令屯彭澤彭澤江州西門也華彥夏有憂天下之誠而不欲碌碌受人控御頃來紛紜粗有嫌隙今又無故以兵守其門將成其釁吾當屯尋陽故縣旣在江西可以扞禦北方又無嫌於相逼也尋洛郡不守司空荀藩移檄而以帝爲盟主

既而帝承制改易長史軼又不從命於是遣左將軍王  
敦都督甘卓周訪宋典趙誘等討之軼遣別駕陳雄屯  
彭澤以距敦自爲舟軍以爲外援武昌太守馮逸次于  
湓口訪擊逸破之前江州刺史衛展不爲軼所禮心常  
怏怏至是與豫章太守周廣爲內應潛軍襲軼軼衆潰  
奔于安城追斬之及其五子傳首建鄴初廣陵高惺寓  
居江州軼辟爲西曹掾尋而軼敗惺藏匿軼二子及妻  
崎嶇經年既而遇赦惺攜之出首帝嘉而宥之不詣厥  
孫耽 耽子柳  
劉喬字仲彥南陽人也其先漢宗室封安衆侯傳襲歷

三代祖廙魏侍中父臯陳留相喬少爲祕書郎建威將  
軍王戎引爲參軍伐吳之役戎使喬與參軍羅尚濟江  
破武昌還授柴陽令遷太子洗馬以誅楊駿功賜爵關  
中侯拜尚書右丞豫誅賈謐封安衆男累遷散騎常侍  
齊王冏爲大司馬初嵇紹爲冏所重每下階迎之喬言  
於冏曰裴張之誅朝臣畏憚孫秀故不敢不受財物嵇  
紹今何所逼忌故畜裴家車牛張家奴婢邪樂彥輔來  
公未嘗下牀何獨加敬於紹冏乃止紹謂喬曰大司馬  
何故不復迎客喬曰似有正人言以卿不足迎者紹曰  
正人爲誰喬曰其則不遠紹默然頃之遷御史中丞冏

腹心董艾勢傾朝廷百僚莫敢忤旨喬三旬之中奏劾  
艾罪釁者六艾諷尚書右丞苟晞免喬官復爲屯騎校  
尉張昌之亂喬出爲威遠將軍豫州刺史與荊州刺史  
劉弘共討昌進左將軍惠帝西幸長安喬與諸州郡舉  
兵迎大駕東海王越承制轉喬安北將軍冀州刺史以  
范陽王虓領豫州刺史喬以虓非天子命不受代發兵  
距之潁川太守劉輿昵於虓喬上尚書列輿罪惡河間  
王顥得喬所上乃宣詔使鎮南將軍劉弘征東大將軍  
劉準平南將軍彭城王繹與喬并力攻虓於許昌輿弟  
琨率衆救虓未至而虓敗虓乃與琨俱奔河北未幾琨

率突騎五千濟河攻喬喬劫琨父蕃以檻車載之據考  
城以距虓衆不敵而潰喬復收散卒屯於平氏河間王  
顥進喬鎮東將軍假節以其長子祐爲東郡太守又遣  
劉弘劉準彭城王繹等率兵援喬弘與喬牋曰適承范  
陽欲代明使君明使君受命本朝列居方伯當官而行  
同獎王室橫見遷代誠爲不允然古人有言牽牛以蹊  
人之田信有罪矣而奪之牛罰亦重矣明使君不忍亮  
直狷介之忿甘爲戎首竊以爲過何者至人之道用行  
舍藏跨下之辱猶宜俯就况於換代之嫌纖介之釁哉  
范陽國屬使君庶姓周之宗盟疎不聞親曲直旣均責

晉書卷六十一 列傳 六十一  
有所在廉藺區區戰國之將猶能升降以利社稷况命世之士哉今天下紛紜主上播越正是忠臣義士同心勦力之時弘實闇劣過蒙國恩願與使君共戴盟主鴈行下風掃除凶寇救蒼生之倒懸反北辰於太極此功未立不宜乖離備蒙顧遇情隆於常披露丹誠不敢不盡春秋之時諸侯相伐復爲和親者多矣願明使君迴旣往之恨追不二之蹤解連環之結修如初之好范陽亦將悔前之失思崇後信矣東海王越將討喬弘又與越書曰適聞以吾州將擅舉兵逐范陽當討之誠明同異懲禍亂之宜然吾竊謂不可何者今北辰遷居元首

移幸羣后抗義以謀王室吾州將荷國重恩列位方伯亦伐鼓卽戎勦力致命之秋也而范陽代之吾州將不從由代之不允但矯枉過正更以爲罪耳昔齊桓赦射鈞之讎而相管仲晉文忘斬祛之怨而親勃鞞方之於今當何有哉且君子躬自厚而薄責於人今奸臣弄權朝廷困逼此四海之所危懼宜釋私嫌共存公義舍垢匿瑕忍所難忍以大逆爲先奉迎爲急不可思小怨忌大德也苟崇忠恕共明分局連旗推鋒各致臣節吾州將必輸寫肝膽以報所蒙實不足計一朝之謬發赫然之怒使韓盧東郭相困而爲豺狼之擒也吾雖庶姓負

乘過分實願足下率齊內外以康王室竊恥同儕自爲  
蠹害貪獻所懷惟足下圖之又上表曰范陽王瓛欲代  
豫州刺史喬喬舉兵逐瓛司空東海王越以喬不從命  
討之臣以爲喬忝受殊恩顯居州司自欲立功於時以  
狗國難無他罪闕而范陽代之代之爲非然喬亦不得  
以瓛之非專威輒討誠應顯戮以懲不恪然自頃兵戈  
紛亂猜禍鋒生恐疑隙構於羣王災難延于宗子權柄  
隆於朝廷逆順效於成敗今夕爲忠明旦爲逆翩其反  
而互爲戎首載籍以來骨肉之禍未有如今者也臣竊  
悲之痛心疾首今邊陲無備豫之儲中華有杼軸之困

而股肱之臣不惟國體職競尋常自相楚剝爲害轉深  
積毀銷骨萬一四夷乘虛爲變此亦猛獸交鬪自效於  
木莊者矣臣以爲宜速發明詔詔越等令兩釋猜嫌各  
保分局自今以後其有不被詔書擅興兵馬者天下共  
伐之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若誠濯之必無灼爛之  
患永有泰山之固矣時河間王顥方距關東倚喬爲助  
不納其言東海王越移檄天下帥甲士三萬將入關迎  
大駕軍次於蕭喬懼遣子祐距越於蕭縣之靈壁劉琨  
分兵向許昌許昌人納之琨自滎陽率兵迎越遇祐衆  
潰見殺喬衆遂散與五百騎奔平氏帝還洛陽大赦越

復表喬爲太傅軍諮祭酒越薨復以喬爲都督豫州諸  
軍事鎮東將軍豫州刺史卒於官時年六十三愍帝末  
追贈司空子挺潁川太守挺子耽汝蕭繹之靈壘隱  
耽字敬道少有行檢以義尚流稱爲宗族所推博學明  
習詩禮三史歷度支尚書加散騎常侍在職公平廉慎  
所在著績桓玄耽女婿也及玄輔政以耽爲尚書令加  
侍中不拜改授特進金紫光祿大夫尋卒追贈左光祿  
大夫開府耽子柳官  
柳字叔惠亦有名譽少登清官歷尚書左右僕射時右  
丞傅廸好廣讀書而不解其義柳唯讀老子而已廸每

輕之柳云卿讀書雖多而無所解可謂書篋矣時人重  
其言出爲徐兗江三州刺史卒贈右光祿大夫開府儀  
同三司喬弟又始安太守又子成丹陽尹

史臣曰周浚人倫鑒悟周馥理識精詳華軼動顧禮經  
劉喬志存諒直用能歷官內外咸著勳庸而祖宣獻策  
遷都乖忤於東海彥夏係心宸極獲罪於琅邪乃被以  
惡名加其顯戮豈不哀哉向若違左社於伊川建右社  
於淮服據方城之險藉全楚之資簡練吳越之兵漕引  
淮海之粟縱未能祈天永命猶足以紓難緩亾嗟乎不  
用其良覆俾我悖其此之謂也苟晞擢自庸微位居上

將釋位之功未立貪暴之釁已彰假手世龍以至屠戮  
斯所謂殺人多矣能無及此乎  
贊曰開林才理爰登貴仕績著折衝化行江汜軼既尊  
主馥亦勤王背時獲戾違天不祥喬為戎首未識行藏  
道將鞠旅成名克舉貪虐有聞忠勤未取

晉書卷六十一  
同三同喬  
其詩由  
史記曰  
同三同喬  
其詩由  
史記曰

晉書卷六十一考證

周浚傳乃直指三江山○三江山一本作三山王濬傳

濬舟師過三山是也今仍監本

苟晞傳龔行天罰○龔監本誤龔今從閣本改正

晉書卷六十一考證

晉書卷六十二

晉書卷六十二

文皇帝

御撰

列傳第三十二

劉琨

琨子羣

琨兄輿

輿子演

劉琨字越石中山魏昌人漢中山靜王勝之後也祖邁有經國之才為相國叅軍散騎常侍父蕃清高冲儉位至光祿大夫琨少得雋朗之日與范陽祖納俱以雄豪著名年三十六為司隸從事時征虜將軍石崇河南金谷澗中有別廬冠絕時輩引致賓客日以賦詩琨預其間文詠頗為當時所許祕書監賈謐叅管朝政京師人



士無不傾心石崇歐陽建陸機陸雲之徒並以文才降節事謚琨兄弟亦在其間號曰二十四友太尉高密王泰辟爲掾頻遷著作郎太學博士尚書郎趙王倫執政以琨爲記室督轉從事中郎倫子萑卽琨姊壻也故琨父子兄弟並爲倫所委任及篡萑爲皇太子琨爲萑詹事三王之討倫也以琨爲冠軍假節與孫秀子會率宿衛兵三萬距成都王穎戰于黃橋琨大敗而還焚河橋以自固及齊王冏輔政以其父兄皆有當世之望故特宥之拜兄輿爲中書郎琨爲尚書左丞轉司徒左長史冏敗范陽王虓鎮許昌引爲司馬及惠帝幸長安東海

王越謀迎大駕以琨父蕃爲淮北護軍豫州刺史劉喬攻范陽王虓於許昌也琨與汝南太守杜育等率兵救之未至而虓敗琨與虓俱奔河北琨之父母遂爲劉喬所執琨乃說冀州刺史溫羨使讓位於虓及虓領冀州遣琨詣幽州乞師於王浚得突騎八百人與虓濟河共破東平王楙於廩丘南走劉喬始得其父母又斬石超降呂朗因統諸軍奉迎大駕於長安以勳封廣武侯邑二千戶永嘉元年爲并州刺史加振威將軍領匈奴中郎將現在路上表曰臣以頑蔽志望有限因緣際會遂忝過任九月未得發道險山峻胡寇塞路輒以少擊衆

冒險而進頓伏艱危辛苦備嘗即日達壺口關臣自涉  
州疆目覩困乏流移四散十不存三攜老扶弱不絕於  
路及其在者鬻賣妻子生相捐棄死亡委厄白骨橫野  
哀呼之聲感傷和氣羣胡數萬周匝四山動足遇掠開  
目覩寇唯有壺關可得告糴而此二道九州之險數人  
當路則百夫不敢進公私往反沒喪者多嬰守窮城不  
得薪采耕牛既盡又乏田器以臣愚短當此至難憂如  
循環不遑寢食臣伏思此州雖云邊朔實邇皇畿南通  
河內東連司冀北捍殊俗西禦疆虜是勁弓良馬勇士  
精騎之所出也當須委輸乃全其命今上尚書請此州

穀五百萬斛絹五百萬匹綿五百萬斤願陛下時出臣  
表速見聽處朝廷許之時東嬴公騰自晉陽鎮鄴并土  
饑荒百姓隨騰南下餘戶不滿二萬寇賊縱橫道路斷  
塞現募得千餘人轉鬪至晉陽府寺焚毀僵尸蔽地其  
有存者饑羸無復人色荆棘成林豺狼滿道現剪除荆  
棘收葬枯骸造府朝建市獄寇盜互來掩襲恒以城門  
爲戰場百姓負楯以耕屬鞬而耨現撫循勞來甚得物  
情劉元海時在離石相去三百許里現密遣離間其部  
雜虜降者萬餘落元海甚懼遂城蒲子而居之在官未  
替流人稍復雞犬之音復相接矣現父蕃自洛赴之人

晉書卷六十一 列傳  
三  
士奔迸者多歸於琨琨善於懷撫而短於控御一日之中雖歸者數千去者亦以相繼然素奢豪嗜聲色雖暫自矯勵而輒復縱逸河南徐潤者以音律自通遊於貴勢琨甚愛之署爲晉陽令潤恃寵驕恣干預琨政奮威護軍令狐盛性亢直數以此爲諫并勸琨除潤琨不納初單于猗叅以救東嬴公騰之功琨表其弟猗盧爲代郡公與劉希合衆於中山王浚以琨侵已之地數來擊琨琨不能抗由是聲實稍損徐潤又譖令狐盛於琨曰盛將勸公稱帝矣琨不之察便殺之琨母曰汝不能弘經略駕豪傑專欲除勝己以自安當何以得濟如是禍

必及我不從盛子泥奔于劉聰具言虛實聰大喜以泥爲鄉導屬上黨太守襲醇降于聰鴈門烏丸復反琨親率精兵出禦之聰遣子粲及令狐泥乘虛襲晉陽太原太守高喬以郡降聰琨父母並遇害琨引猗盧并力攻粲大敗之死者十五六琨乘勝追之更不能剋猗盧以爲聰未可滅遺琨牛羊車馬而去留其將箕澹段繁等戍晉陽琨志在復讐而屈於力弱泣血尸立撫慰傷痍移居陽邑城以招集亡散愍帝卽位拜大將軍都督并州諸軍事加散騎常侍假節琨上疏謝曰陛下略臣大愆錄臣小善猥蒙天恩光授殊寵顯以蟬冕之榮崇以

上將之位伏省詔書五情飛越臣聞晉文以卻縠爲元帥而定霸功高祖以韓信爲大將而成王業咸有敦詩閱禮之德戎昭果毅之威故能振豐功於荆南拓洪基於河北況臣凡陋擬蹤前哲俯懼折鼎慮在覆餗昔曹沫三北而收功於柯盟馮異垂翅而奮翼於澠池皆能因敗爲成以功補過陛下宥過之恩已隆而臣自新之善不立臣雖不逮預聞前訓恭讓之節臣猶庶幾所以冒承寵命者實欲沒身報國輒死自效要以致命寇場盡其臣節至於寵榮之施非言辭所謝又謁者史蘭殿中中郎王春等繼至奉詔臣俯尋聖旨伏紙飲淚臣聞

夷險流行古今代有靈厭皇德曾未悔禍蟻狄縱毒於神州夷裔肆虐於上國七廟闕禋祀之饗百官喪彝倫之序梓宮淪辱山陵未兆率土永慕思同考妣陛下龍姿日茂叡質彌光升區宇於旣頽崇社稷於已替四海之內肇有上下九服之萌復覩典制伏惟陛下蒙塵于外越在秦郊蒸嘗之敬在心桑梓之思未克臣備位歷年才質駑下丘山之釁已彰豪釐之效未著頃以時宜權假位號竟無殪戎之績而有負乘之累當肆刑書以明黜陟是以臣前表上聞敢緣愚欵乞奉先朝之班苟存偏師之職赦其三敗之愆收其一功之用得騁志虜

晉書卷六十二 列傳 五  
場快意大逆雖身膏野草無恨黃墟陛下偏恩過隆曲  
蒙擢拔遂授上將位兼常伯征討之務得從事宜拜命  
驚惶五情戰悸懼於隕越以爲朝羞昔申胥不徇伯舉  
而成公壻之勳伍員不從城父而濟入郢之庸臣雖頑  
凶無覲古人其於被堅執銳致身寇讐所謂天地之施  
羣生莫謝不勝受恩至深謹拜表陳聞及麴允敗劉曜  
斬趙冉琨又表曰逆胡劉聰敢率犬羊馮陵輦轂人神  
發憤遐邇奮怒伏省詔書相國南陽王保太尉涼州刺  
史軌糾合二州同恤王室冠軍將軍允護軍將軍繚總  
齊六軍戮力國難王旅大捷俘馘千計旌旗首於晉路

金鼓振於河曲嶠函無虔劉之驚汧隴有安業之慶斯  
誠宗廟社稷陛下神武之所致含氣之類莫不引領況  
臣之心能無踴躍臣前表當與鮮卑猗盧剋今年三月  
都會平陽會匈奴羯石勒以三月三日徑掩薊城大司馬  
博陵公浚受其僞和爲勒所虜勒勢轉盛欲來襲臣城  
塢駭懼志在自守又猗盧國內欲生姦謀幸盧警慮尋  
皆誅滅遂使南北顧慮用愆成舉臣所以泣血宵吟扼  
腕長歎者也勒據襄國與臣隔山寇騎朝發夕及臣城  
同惡相求其徒實繁自東北八州勒滅其七先朝所授  
存者唯臣是以勒朝夕謀慮以圖臣爲計闕伺間隙寇

抄相尋戎士不得解甲百姓不得在野天網雖張靈澤未及唯臣子然與寇爲伍自守則稽聰之謀進討則勒襲其後進退唯谷首尾狼狽徒懷憤踊力不從願慙怖怔營痛心疾首形留所在神馳寇庭秋穀旣登胡馬已肥前鋒諸軍並有至者臣當首啓戎行身先士卒臣與二虜勢不並立聰勒不梟臣無歸志庶憑陛下威靈使微意獲展然後隕首謝國沒而無恨三年帝遣兼大鴻臚趙廉持節拜琨爲司空都督并冀幽三州諸軍事琨上表讓司空受都督剋期與猗盧討劉聰尋猗盧父子相圖盧及兄子根皆病死部落四散琨子遵先質於盧

衆皆附之及是遵與箕澹等帥盧衆三萬人馬牛羊十萬悉來歸琨琨由是復振率數百騎自平城撫納之屬石勒攻樂平太守韓據請救於琨而琨自以士衆新合欲因其銳以威勒箕澹諫曰此雖晉人久在荒裔未習恩信難以法御今內收鮮卑之餘穀外抄殘胡之牛羊且閉關守險務農息士旣服化感義然後用之則功可立也琨不從悉發其衆命澹領步騎二萬爲前驅琨自爲後繼勒先據險要設伏以擊澹大敗之一軍皆沒并土震駭尋又災旱琨窮蹙不能復守幽州刺史鮮卑段匹磾數遣信要琨欲與同獎王室琨由是率衆赴之從

飛狐入薊匹磾見之甚相崇重與琨結婚約爲兄弟是時西都不守元帝稱制江左琨乃令長史溫嶠勸進於是河朔征鎮夷夏一百八十人連名上表語在元紀令報曰豺狼肆毒荐覆社稷億兆顛顛延首罔繫是以居于王位以答天下庶以剋復聖主掃蕩讐恥豈可猥當隆極此孤之至誠著於遐邇者也公受奕世之寵極人臣之位忠允義誠精感天地實賴遠謀共濟艱難南北迥邈同契一致萬里之外心存咫尺公其撫寧華戎致罰醜類動靜以聞建武元年琨與匹磾期討石勒匹磾推琨爲大都督唾血載書檄諸方守俱集襄國琨匹磾

進屯固安以俟衆軍匹磾從弟末波納勒厚賂獨不進乃沮其計琨匹磾以勢弱而退是歲元帝轉琨爲侍中太尉其餘如故并贈名刀琨答曰謹當躬自執佩馘截二虜匹磾奔其兄喪琨遣世子羣送之而末波率衆要擊匹磾而敗走之羣爲末波所得末波厚禮之許以琨爲幽州刺史共結盟而襲匹磾密遣使齎羣書請琨爲內應而爲匹磾邏騎所得時琨別屯故征北府小城不知也因來見匹磾匹磾以羣書示琨曰意亦不疑公是以白公耳琨曰與公同盟志獎王室仰憑威力庶雪國家之恥若兒書密達亦終不以一子之故負公忘義

也匹禪雅重現初無害現志將聽還屯其中弟叔軍好  
學有智謀爲匹禪所信謂匹禪曰吾胡夷耳所以能服  
晉人者畏吾衆也今我骨肉構禍是其良圖之日若有  
奉琨以起吾族盡矣匹禪遂留現琨之庶長子遵懼誅  
與現左長史楊橋并州治中如綏閉門自守匹禪諭之  
不得因縱兵攻之琨將龍季猛迫於乏食遂斬橋綏而  
降初琨之去晉陽也慮及危亡而大恥不雪亦知夷狄  
難以義伏冀輸寫至誠僥倖萬一每見將佐發言慷慨  
悲其道窮欲率部曲死於賊壘斯謀未果竟爲匹禪所  
拘自知必死神色怡如也爲五言詩贈其別駕盧諶曰

幄中有懸壁本自荆山球惟彼太公望昔是涓濱叟鄧  
生何感激千里來相求白登幸曲逆鴻門賴留侯重耳  
憑五賢小白相射鈞能隆二伯主安問黨與讐中夜撫  
枕歎想與數子遊吾衰久矣夫何其不夢周誰云聖達  
節知命故無憂宣尼悲獲麟西狩泣孔丘功業未及建  
夕陽忽西流時哉不我與去矣如雲浮朱實隕勁風繁  
英落素秋狹路傾華蓋駭駟摧雙輶何意百鍊剛化爲  
繞指柔琨詩託意非常攄暢幽憤遠想張陳感鴻門白  
登之事用以激諶諶素無奇略以常詞酬和殊乖琨心  
重以詩贈之乃謂琨曰前篇帝王大志非人臣所言矣



然現既忠於晉室素有重望被拘經月遠近憤歎匹磾所署代郡太守辟閭嵩與現所署鴈門太守王據後將軍韓據連謀密作攻具欲以襲匹磾而韓據女爲匹磾兒妾聞其謀而告之匹磾於是執王據辟閭嵩及其徒黨悉誅之會王敦密使匹磾殺現匹磾又懼衆反己遂稱有詔收現初現聞敦使至謂其子曰處仲使來而不我告是殺我也死生有命但恨讐恥不雪無以下見二親耳因歔歔不能自勝匹磾遂縊之時年四十八子姪四人俱被害朝廷以匹磾尚彊當爲國討石勒不舉現哀三年現故從事中郎盧諶崔悅等上表理現曰臣聞

經國之體在於崇明典刑立政之務在於固慎關塞況方岳之臣殺生之柄而可不正其枉直以杜其姦邪哉竊見故司空廣武侯現在惠帝擾攘之際值羣后鼎沸之難戮力皇家義誠彌厲躬統華夷親受矢石石超授首呂朗面縛社稷克寧鑾輿反駕奉迎之勳現實爲隆此現效忠之一驗也其後并州刺史東嬴公騰以晉川荒匱移鎮臨漳太原西河盡徙三魏現受任并州屬承其弊到官之日遺戶無幾當易危之勢處難濟之土鳩集傷痍撫和戎狄數年之間公私漸振會京都失守群逆縱逸邊萌頓仆苟懷宴安咸以爲并州之地四塞爲

固且可閉關守險畜資養徒抗辭厲聲忠亮奮發以爲天子沉辱而不隕身死節情非所安遂乃跋履山川東西征討屠各乘虛晉陽沮潰琨父母罹屠戮之殃門族受殲夷之禍向使琨從州人之心爲自守之計則聖朝未必加誅而族黨可以不喪及猗盧敗亂晉人歸奔琨於平城納其初附將軍箕澹又以爲此雖晉人久在荒裔難以法整不可使用琨又讓之義形於色假從澹議偷於苟存則晏然於并土必不亡身於燕薊也琨自以備位方嶽綱維不舉無緣虛荷大任坐居三司是以陛下登祚便引愆告遜前後章表具陳誠欵尋令從事中

郎臣續澹以章綬節傳奉還本朝與匹磾使榮邵期一時俱發又匹磾以琨王室大臣懼奪已威重忌琨之形漸彰於外琨知其如此慮不可久欲遣妻息大小盡詣京城以其門室一委陛下有征舉之會則身充一卒若匹磾縱凶慝則妻息可免具令臣澹密宣此旨求詔勅路次令相迎衛會王成從平陽逃來說南陽王保稱號隴右士衆甚盛當移關中匹磾聞此私懷顧望留停榮邵欲遣前兼鴻臚邊邈奉使詣保懼澹獨南言其此事遂不許引路丹誠赤心卒不上達匹磾兄眷喪亡嗣子幼弱欲因奔喪奪取其國又自以欺國陵家懷邪樂禍

恐父母宗黨不容其罪是以卷甲橐弓陰圖作亂欲害其從叔麟從弟末波等以取其國匹磾親信密告麟波麟波乃遣人距之匹磾僅以身免百姓謂匹磾已沒皆憑向琨若琨于時有害匹磾之情則居然可擒不復勞於人力自此之後上下並離匹磾遂欲盡勒胡晉徙居上谷琨深不然之勸移厭次南憑朝廷匹磾不能納反禍害父息四人從兄二息同時并命琨未遇害知匹磾必有禍心語臣等云受國厚恩不能克報雖才略不及亦由遇此厄運人誰不死死生命也唯恨下不能效節於一方上不得歸誠於陛下辭旨慷慨動於左右匹磾

既害琨橫加誣謗言琨欲闕神器謀圖不軌琨免述囂頑凶之思又無信布懼誅之情踣躡亂亡之際夾肩異類之間而有如此之心哉雖臧獲之愚廝養之智猶不爲之況在國士之列忠節先著者乎匹磾之害琨稱陛下密詔琨信有罪陛下加誅自當肆諸市朝與衆棄之不令殊俗之豎戮台輔之臣亦已明矣然則擅詔有罪雖小必誅矯制有功雖大不論正以興替之根成在於此開塞之由不可不閉故也而匹磾無所顧忌怙亂專殺虛假王命虐害鼎臣辱諸夏之懿敗王室之法是可忍也孰不可忍若聖朝猶加隱忍未明大體則不逞之

人襲匹禪之跡殺生自由好惡任意陛下將何以誅之  
哉折衝厭難唯存戰勝之將除暴討亂必須知略之臣  
故古語云山有猛獸藜藿爲之不採非虛言矣自河以  
北幽并以南醜類有所顧憚者唯琨而已琨受害之後  
羣凶欣欣莫不得意鼓行中州曾無纖介此又華夷小  
大所以長歎者也伏惟陛下獻聖之隆中興之緒方將  
平章典刑以經序萬國而琨受害非所寃痛已甚未聞  
朝廷有以甄論昔壺關三老訟衛太子之罪谷永劉向  
辨陳湯之功下足以明功罪之分上足以悟聖主之懷  
臣等祖考以來世受殊遇入侍翠幄出簪彤管弗克負

荷播越遐荒與琨周旋接事終始是以仰慕三臣在昔  
之義謹陳本末冒以上聞仰希聖朝曲賜哀察太子中  
庶子溫嶠又上疏理之帝乃下詔曰故太尉廣武侯劉  
琨忠亮開濟乃誠王家不幸遭難志節不遂朕甚悼之  
往以戎事未加弔祭其下幽州便依舊弔祭贈侍中太  
尉諡曰愍琨少負志氣有縱橫之才善交勝已而頗浮  
誇與范陽祖逖爲友聞逖被用與親故書曰吾枕戈待  
旦志梟逆虜常恐祖生先吾著鞭其意氣相期如此在  
晉陽嘗爲胡騎所圍數重城中窘迫無計琨乃乘月登  
樓清嘯賊聞之皆悽然長歎中夜奏胡笳賊又流涕獻

欵有懷土之切向曉復吹之賊並棄圍而走子羣嗣羣字公度少拜廣武侯世子隨父在晉陽遭逢寇亂數領偏軍征討性清慎有裁斷得士類懽心及琨爲匹磾所害琨從事中郎盧諶等率餘衆奉羣依末波溫嶠前後表稱姨弟劉羣內弟崔悅盧諶等皆在末波中翹首南望愚謂此等並有文思於人之中少可愍惜如蒙錄召繼絕興亡則陛下更生之恩望古無二咸康二年成帝詔徵羣等爲末波兄弟愛其才託以道險不遣石季龍滅遼西羣及諶悅同沒胡中季龍皆優禮之以羣爲中書令至冉閔敗後羣遇害時勒及季龍得公卿人士

多殺之其見擢用終至大官者唯有河東裴憲渤海石璞滎陽鄭系潁川荀綽北地傅暢及羣悅諶等十餘人而已

輿字慶孫雋朗有才局與琨並尚書郭奕之甥名著當時京都爲之語曰洛中奕奕慶孫越石辟宰府尚書郎兄弟素侮孫秀及趙王倫輔政孫秀執權並免其官妹適倫世子莠莠與秀不協復以輿爲散騎侍郎齊王問輔政以輿爲中書侍郎東海王越范陽王虓之舉兵也以輿爲潁川太守及河間王顥檄劉喬討虓於許昌矯詔曰潁川太守劉輿迫脅范陽王虓距逆詔命多樹私

黨擅劫郡縣合聚兵衆輿兄弟昔因趙王婚親擅弄權勢凶狡無道久應誅夷以遇赦令得全首領小人不忌爲惡日滋輒用苟晞爲兗州斷截王命鎮南大將軍弘平南將軍彭城王繹征東大將軍準各勒所領徑會許昌與喬并力今遣右將軍張方爲大都督督建威將軍呂朗陽平太守刁默率步騎十萬同會許昌以除輿兄弟敢有舉兵距違王命誅及五族能殺輿兄弟送首者封三千戶縣侯賜絹五千匹虓之敗輿與之俱奔河北虓旣鎮鄴以輿爲征虜將軍魏郡太守虓薨東海王越將召之或曰輿猶膩也近則污人及至越疑而御之輿

密視天下兵簿及倉庫牛馬器械水陸之形皆默識之是時軍國多事每會議自潘滔以下莫知所對輿旣見越應機辯畫越傾膝酬接卽以爲左長史越旣總錄以輿爲上佐賓客滿筵文案盈机遠近書記日有數千終日不倦或以夜繼之皆人人懽暢莫不悅附命議如流酬對欵備時人服其能比之陳遵時稱越府有三才潘滔大才劉輿長才裴邈清才越誅繆播王延等皆輿論也延愛妾荆氏有音伎延尚未殮輿便娉之未及迎又爲太傅從事中郎王儁所爭奪御史中丞傅宣劾奏越不問輿而免儁官輿乃說越遣琨鎮并州爲越北面之

重洛陽未敗病指疽卒時年四十七追贈驃騎將軍先  
有功封定襄侯諡曰貞子演嗣

演字始仁初辟太尉掾除尚書郎以父憂去職服闋襲  
爵太傅東海王越引爲主簿遷太子中庶子出爲陽平  
太守自洛奔琨琨以爲輔國將軍魏郡太守琨將討石  
勒以演領勇士千人行北中郎將兗州刺史鎮廩丘演  
斬王桑走趙固得衆七千人爲石勒所攻演距戰勒退  
元帝拜爲都督後將軍假節後爲石季龍所圍求救於  
邵續段鸞鸞騎救之季龍走隨鸞屯厭次被害弟胤爲  
琨引兵路逢烏桓賊戰沒胤弟挹初爲太傅東海王越

掾與琨俱被害挹弟啓啓弟述與琨子羣俱在末波中  
後並入石季龍啓爲季龍尚書僕射後歸國穆帝拜爲  
前將軍加給事中永和九年隨中軍將軍殷浩北伐爲  
姚襄所敗啓戰沒述爲季龍侍中隨啓歸國拜驍騎將

軍

祖述

兄納

祖述字士稚范陽道人世吏二千石爲北州舊姓父  
武晉王掾上谷太守述少孤兄弟六人兄該納等並開  
爽有才幹述性豁蕩不修儀檢年十四五猶未知書諸  
兄每憂之然輕財好俠慷慨有節尚每至田舍輒稱兄

晉書卷六十一 列傳  
意散穀帛以賙貧乏鄉黨宗族以是重之後乃博覽書記該涉古今往來京師見者謂逖有贊世才具僑居陽平年三十四陽平辟察孝廉司隸再辟舉秀才皆不行與司空劉琨俱爲司州主簿情好綢繆共被同寢中夜聞荒雞鳴蹴琨覺曰此非惡聲也因起舞逖琨並有英氣每語世事或中宵起坐相謂曰若四海鼎沸豪傑並起吾與足下當相避於中原耳辟齊王冏大司馬掾長沙王乂驃騎祭酒轉主簿累遷太子中舍人豫章王從事中郎從惠帝北伐王師敗績於蕩陰遂退還洛大駕西幸長安關東諸侯范陽王虓高密王略平昌公模等

競召之皆不就東海王越以逖爲典兵叅軍濟陰太守母喪不之官及京師大亂逖率親黨數百家避地淮泗以所乘車馬載同行老疾躬自徒步藥物衣糧與衆共之又多權略是以少長咸宗之推逖爲行主達泗口元帝逆用爲徐州刺史尋徵軍諮祭酒居丹徒之京口逖以社稷傾覆常懷振復之志賓客義徒皆暴桀勇士逖遇之如子弟時揚土大饑此輩多爲盜竊攻剽富室逖撫慰問之曰比復南塘一出不或爲吏所繩逖輒擁護救解之談者以此少逖然自若也時帝方拓定江南未遑北伐逖進說曰晉室之亂非上無道而下怨叛也由



藩王爭權自相誅滅遂使戎狄乘隙毒流中原今遺黎  
既被殘酷人有奮擊之志大王誠能發威命將使若逃  
等爲之統主則郡國豪桀必因風向赴沉溺之士欣於  
來蘇庶幾國恥可雪願大王圖之帝乃以逃爲奮威將  
軍豫州刺史給千人廩布三千匹不給鎧仗使自招募  
仍將本流徙部曲百餘家渡江中流擊楫而誓曰祖逃  
不能清中原而復濟者有如大江辭色壯烈衆皆慨歎  
屯于江陰起冶鑄兵器得二千餘人而後進初北中郎  
將劉演距于石勒也流人塢主張平樊雅等在譙演署  
平爲豫州刺史雅爲譙郡太守又有董瞻于武謝浮等

十餘部衆各數百皆統屬平逃誘浮使取平浮譎平與  
會遂斬以獻逃帝嘉逃勳使運糧給之而道遠不至軍  
中大飢進據太丘樊雅遣衆夜襲逃遂入壘拔戟大呼  
直趣逃幕軍士大亂逃命左右距之督護董昭與賊戰  
走之逃率衆追討而張平餘衆助雅攻逃蓬陂塢主陳  
川自號寧朔將軍陳留太守逃遣使求救於川川遣將  
李頭率衆援之逃遂剋譙城初樊雅之據譙也逃以力  
弱求助於南中郎將王含含遣桓宣領兵助逃逃既剋  
譙宣等乃去石季龍聞而引衆圍譙含又遣宣救逃季  
龍聞宣至而退宣遂留助逃討諸屯塢未附者李頭之

討樊雅也力戰有勳逃時獲雅駿馬頭甚欲之而不敢言逃知其意遂與之頭感逃恩遇每歎曰若得此人爲主吾死無恨川聞而怒遂殺頭頭親黨馮寵率其屬四百人歸于逃川益怒遣將魏碩掠豫州諸郡大獲子女車馬逃遣將軍衛策邀擊於谷水盡獲所掠者皆令歸本軍無私焉川大懼遂以衆附石勒逃率衆伐川石季龍領兵五萬救川逃設奇以擊之季龍大敗收兵掠豫州徙陳川還襄國留桃豹等守川故城住西臺逃遣將韓潛等鎮東臺同一大城賊從南門出入放牧逃軍開東門相守四旬逃以布囊盛土如米狀使千餘人運土

臺又令數人擔米僞爲疲極而息於道賊果逐之皆棄擔而走賊旣獲米謂逃士衆豐飽而胡戍飢久益懼無復膽氣石勒將劉夜堂以驢千頭運糧以饋桃豹逃遣韓潛馮鐵等追擊於汴水盡獲之豹宵遁退據東燕城逃使潛進屯封丘以逼之馮鐵據二臺逃鎮雍丘數遣軍要截石勒勒屯戍漸蹙候騎嘗獲濮陽人逃厚待遣歸咸感逃恩德率鄉里五百家降逃勒又遣精騎萬人距逃復爲逃所破勒鎮戍歸附者甚多時趙固上官巳李矩郭默等各以詐力相攻擊逃馳使和解之示以禍福遂受逃節度逃愛人下士雖疎交賤隸皆恩禮遇之

由是黃河以南盡爲晉土河上堡固先有任子在胡者  
皆聽兩屬時遣游軍僞抄之明其未附諸塢主感戴胡  
中有異謀輒密以聞前後剋獲亦由此也其有微功賞  
不踰日躬自儉約勸督農桑剋已務施不畜資產子弟  
耕耘負擔樵薪又收葬枯骨爲之祭醊百姓感悅嘗置  
酒大會耆老中坐流涕曰吾等老矣更得父母死將何  
恨乃歌曰幸哉遺黎免悖虜三辰旣朗遇慈父玄酒忘  
勞甘瓠脯何以詠恩歌且舞其得人心如此故劉琨與  
親故書盛贊逖威德詔進逖爲鎮西將軍石勒不敢窺  
兵河南使成臯縣修逖母墓因與逖書求通使交市逖

不報書而聽互市收利十倍於是公私豐贍士馬日滋  
方當推鋒越河掃清冀朔會朝廷將遣戴若思爲都督  
逖以若思是吳人雖有才望無弘致遠識且已翦荆棘  
收河南地而若思雍容一旦來統之意甚怏怏且聞王  
敦與劉隗等構隙慮有內難大功不遂感激發病乃致  
妻孥汝南大木山下時中原士庶咸謂逖當進據武牢  
而反置家險阨或諫之不納逖雖內懷憂憤而圖進取  
不輟營繕武牢城城北臨黃河西接成臯四望甚遠逖  
恐南無堅壘必爲賊所襲乃使從子汝南太守濟率汝  
陽太守張敞新蔡內史周閎率衆築壘未成而逖病甚

先是華譚庾闡問術人戴洋洋曰祖豫州九月當死初有妖星見于豫州之分歷陽陳訓又謂人曰今年西北大將當死逃亦見星曰爲我矣方平河北而天欲殺我此乃不祐國也俄卒於雍丘時年五十六豫州士女若喪考妣譙梁百姓爲之立祠冊贈車騎將軍王敦久懷逆亂畏逃不敢發至是始得肆意焉尋以逃弟約代領其衆約別有傳逃兄納

納字士言最有操行能清言文義可觀性至孝少孤貧常自炊爨以養母平北將軍王敦聞之遺其二婢辟爲從事中郎有戲之曰奴價倍婢納曰百里奚何必輕於

五穀皮邪轉尚書三公郎累遷太子中庶子歷官多所駁正有補於時齊王冏建義趙王倫收冏弟北海王寔及前黃門郎弘農董祚弟艾與冏俱起皆將害之納上疏救焉並見宥後爲中護軍太子詹事封晉昌公以洛下將亂乃避地東南元帝作相引爲軍諮祭酒納好弈棋王隱謂之曰禹惜寸陰不聞數棋對曰我亦忘憂耳隱曰蓋聞古人遭逢則以功達其道若其不遇則以言達其道古必有之今亦宜然當晉未有書而天下大亂舊事蕩滅君少長五都遊宦四方華夷成敗皆當聞見何不記述而有裁成應仲遠作風俗通崔子眞作政論

蔡伯喈作勸學篇史游作急就章猶皆行於世便成沒  
而不朽僕雖無才非志不立故疾沒世而無聞焉所以  
自彊不息也况國史明乎得失之跡俱取散愁此可兼  
濟何必圍棊然後忘憂也納喟然歎曰非不悅子之道  
力不足耳乃言之於帝曰自古小國猶有史官况於大  
府安可不置因舉隱稱清純亮直學思沉敏五經羣史  
多所綜悉且好學不倦從善如流若使修著一代之典  
褒貶與奪誠一時之儔也帝以問記室參軍鍾雅雅曰  
納所舉雖有史才而今未能立也事遂停然史官之立  
自納始也初弟約與逖同母偏相親愛納與約異母頗

有不平乃密以啓帝稱約懷陵上之性抑而使之可也  
今顯侍左右假其權勢將爲亂階人謂納與約異母忌  
其寵貴乃露其表以示約約憎納如讐朝廷因此棄納  
納旣閑居但清談披閱文史而已及約爲逆朝野歎納  
有鑒裁焉溫嶠以納州里父黨敬而拜之嶠旣爲時用  
盛言納有名理除光祿大夫納嘗問梅陶曰君鄉里立  
月旦評何如陶曰善褒惡貶則佳法也納曰未益時王  
隱在坐因曰尙書稱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何得兼  
月便行褒貶陶曰此官法也月旦私法也隱曰易稱積  
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稱家者豈不

是官必須積久善惡乃著公私何異古人有言貞良而亡先人之殃酷烈而存先人之勲累世乃著豈但一月若必月旦則顏回食埃不免貪污盜蹠引少則爲清廉朝種暮穫善惡未定矣時梅陶及鍾雅數說餘事納輒困之因曰君汝頰之士利如錐我幽冀之士鈍如槌持我鈍槌捶君利錐皆當摧矣陶雅並稱有神錐不可得槌納曰假有神錐必有神槌雅無以對卒於家理漢史臣曰劉琨弱齡本無異操飛纓賈謚之館借箸馬倫之幕當于是日寔佻巧之徒歟祖逖散穀周貧聞雞暗舞思中原之燎火幸天步之多艱原其素懷抑爲貪亂

者矣及金行中毀乾維失統三后流亡遞縈居彘之禍六戎橫噬交肆長蛇之毒於是素絲改色跣弛易情各運奇才並騰英氣遇時屯而感激因世亂以驅馳陳力危邦犯疾風而表勁勵其貞操契寒松而立節咸能自致三鉉成名一時古人有言曰世亂識忠良蓋斯之謂矣天不祚晉方啓戎心越石區區獨禦鯨鯢之銳推心異類竟終幽囹痛哉士稚叶迹中興剋復九州之半而災星告釁笠轂徒招惜矣

贊曰越石才雄臨危效忠枕戈長息投袂徼功踣躡汾晉契濶獯戎見欺段氏于嗟道窮祖生烈烈夙懷奇節

扣楫中流誓清凶孽鄰醜景附遺萌載悅天妖是徵國  
恥奚雪古本無 恥對丈息對婦對女祖祖代  
災星告變並建封於矣

異譏竟發幽國孫 中興後身八世之半而

矣天不折晉式想天 古區區國 就雖之餘 對心

疑三益與 谷一部 古八言 廿世 揚精 以夏 蓋漢 之罷

欲狀 外非 風而 夫也 德其 具制 美矣 對而 立僧 如論 自

要合 本並 觀英 屏恩 壽子 而為 煖因 廿隔 以聽 聽刺 代

六女 對謝 交鞅 吳敦 之事 飲具 素絲 如白 祖晚 長計 谷

晉書卷六十二 畢 彈 斡 天 孫 三 亂 流 寸 燕 榮 母 疾 之 斷

晉書卷六十二考證

劉琨傳匹禪從弟末波○本書及後魏書波或作杯或  
作杯

能隆二伯主○文選作苟能隆二伯

祖逖傳祖逖字士稚范陽道人也○稚監本作雅又道

志訛作遵今從本書地理志改正

蓬陂塢主陳川自號寧朔將軍○綱目分注逖攻川於

公蓬關與此小異

苟瑜參軍除

命得數百人

和梅中流

藝關與此小異

藝則主刺川自燕寧賊將軍○縣目衣主燧文川其  
清并數今其本書此野志也五

脈煇軒脈煇字十並其賜徵人也○縣說本并蘇又蘇  
指劉二節主○文藝并尚指劉二節

并林

隱其軒四輒并策末也○本書又并隱書也其并林也  
晉書卷六十二考證

晉書卷六十二  
又數唐人太師其宗數其文山皇二帝來御製撰

與列傳第三十三  
平魏邵續憐素異執甲刃聞文藝至其棄文具東步

邵續字嗣祖魏郡安陽人也父乘散騎侍郎續朴素有

志烈博覽經史善談理義妙解天文初為成都王穎參

軍穎將討長沙王又續諫曰續聞兄弟如左右手今明

公當天下之敵而欲去其手乎續竊惑之穎不納後為

命得數百人王浚假續綬集將軍樂陵太守屯厭次以

乾隆四年校刊

晉書卷六十二

列傳



續子又爲督護續綏懷流散多歸附之石勒旣破浚遣  
又還招續續以孤危無援權附於勒勒亦以又爲督護  
旣而段匹磾在薊遣書要續俱歸元帝續從之其下諫  
曰今棄勒歸匹磾任子危矣續垂泣曰我出身爲國豈  
得顧子而爲叛臣哉遂絕於勒勒乃害又續懼勒攻先  
求救於匹磾匹磾遣弟文鴛救續文鴛未至勒已率八  
千騎圍續勒素畏鮮卑及聞文鴛至乃棄攻具東走續  
與文鴛追勒至安陵不及虜勒所署官并驅三千餘家  
又遣騎入散勒北邊掠常山亦二千家而還匹磾旣殺  
劉琨夷晉多怨叛遂徙其徒依續勒南和令趙領等率

廣川渤海千餘家背勒歸續而帝以續爲平原樂安太  
守右將軍冀州刺史進平北將軍假節封祝阿子續遣  
兄子武邑內史存與文鴛率匹磾衆就食平原爲石季  
龍所破續先與曹嶷亟相侵掠嶷因存等敗乃破續屯  
田又抄其戶口續首尾相救疲於奔命太興初續遣存  
及文鴛屯濟南黃巾固因以逼嶷嶷懼求和俄而匹磾  
率衆攻段末杯石勒知續孤危遣季龍乘虛圍續季龍  
騎至城下掠其居人續率衆出救季龍伏騎斷其後遂  
爲季龍所得使續降其城續呼其兄子竺等曰吾志雪  
國難以報所受不幸至此汝等努力自勉便奉匹磾爲

主勿有二心時帝既聞續沒下詔曰邵續忠烈在公義誠慷慨綏集荒餘憂國亡身功勳未遂不幸陷沒朕用悼恨于懷所統任重宜時有代其部曲文武已共推其息緝爲營主續之忠誠著于公私今立其子足以安衆一以續本位卽授緝使總率所統效節國難雪其家仇季龍遣使送續於勒勒使使徐光讓之曰國家應符撥亂八表宅心遺晉怖威遠竄揚越而續蟻封海阿跋扈王命以夷狄不足爲君邪何無上之甚也國有常刑於分其乎續對曰晉末饑亂奔控無所保合鄉宗庶全老幼屬大王龍飛之始委命納質精誠無感不蒙慈恕言

歸遺晉仍荷寵授誓盡忠節實無二心且受彼厚榮而復二三其趣者恐亦不容於明朝矣周文生于東夷大禹出於西羌帝王之興蓋惟天命所屬德之所招當何常邪伏惟大王聖武自天道隆虞夏凡在含生孰不延首神化恥隔皇風而況囚乎使囚去真卽僞不得早叩天門者大王負囚囚不負大王也釁鼓之刑囚之恒分但恨天實爲之謂之何哉勒曰其言慨至孤愧之多矣夫忠于其君者乃吾所求也命張賓延之于館厚撫之尋以爲從事中郎令自後諸剋敵擒俊皆送之不得輒害冀獲如續之流初季龍之攻續也朝廷有王敦之逼

不遑救恤續既爲勒所執身灌園鬻菜以供衣食勒屢遣察之歎曰此真高人矣不如是安足貴乎嘉其清苦數賜穀帛每臨朝嗟歎以勵群官續被獲之後存及竺緝等與匹磾嬰城距寇而帝又假存揚武將軍武邑太守勒屢遣季龍攻之戰守疲苦不能自立久之匹磾及其弟文鴛與竺緝等悉見獲惟存得潰圍南奔在道爲賊所殺續竟亦遇害

禹出李矩

李矩字世迴平陽人也童齒時與群兒聚戲便爲其率計畫指授有成人之量及長爲吏送故縣令於長安征

西將軍梁王彤以爲牙門伐氐齊萬年有殊功封東明亭侯還爲本郡督護太守宋胄欲以所親吳畿代之矩謝病去畿恐矩復還陰使人刺矩會有人救之故得免屬劉元海攻平陽百姓奔走矩素爲鄉人所愛乃推爲塢主東屯滎陽後移新鄭矩勇毅多權略志在立功東海王越以爲汝陰太守永嘉初使矩與汝南太守袁孚率衆修洛陽千金塢以利運漕及洛陽不守太尉荀藩奔陽城衛將軍華蒼奔成臯時大饑賊帥侯都等每略人而食之藩蒼部曲多爲所啖矩討都等滅之乃營護藩蒼各爲立屋宇輸穀以給之及藩承制建行臺假矩

滎陽太守矩招懷離散遠近多附之石勒親率大衆襲矩矩遣老弱入山令所在散牛馬因設伏以待之賊爭取牛馬伏發齊呼聲動山谷遂大破之斬獲甚衆勒乃退藩表元帝加矩冠軍將軍輅車幢蓋進封陽武縣侯領河東平陽太守時饑饉相仍又多疫癘矩垂心撫恤百姓賴焉會長安群盜東下所在多虜掠矩遣部將擊破之盡得賊所略婦女千餘人諸將以非矩所部欲遂留之矩曰俱是國家臣妾焉有彼此乃一時遣之時劉琨所假河內太守郭默爲劉元海所逼乞歸於矩矩將使其甥郭誦迎致之而不敢進會劉琨遣參軍張肇率

鮮卑范勝等五百餘騎往長安屬默被圍道路不通將還依邵續行至矩營矩謂肇曰默是劉公所授公家之事知無不爲屠各舊畏鮮卑遂邀肇爲聲援肇許之賊望見鮮卑不戰而走誦潛遣輕舟濟河使勇士夜襲懷城掩賊留營又大破之默遂率其屬歸于矩後劉聰遣從弟暢步騎三萬討矩屯于韓王故壘相去七里遣使招矩時暢卒至矩未暇爲備遣使奉牛酒詐降于暢潛匿精勇見其老弱暢不以爲虞大饗渠帥人皆醉飽矩謀夜襲之兵士以賊衆皆有懼色矩令郭誦禱鄭子產祠曰君昔相鄭惡鳥不鳴凶胡臭羯何得過庭使巫揚

言東里有教當遣神兵相助將士聞之皆踴躍爭進乃使誦及督護楊璋等選勇敢千人夜掩暢營獲鎧馬甚多斬首數千級暢僅以身免先是郭默聞矩被攻遣弟芝率衆援之既而聞破暢芝復馳來赴矩矩乃與芝馬五百匹分軍爲三道夜追賊復大獲而旋先是聰使其將趙固鎮洛陽長史周振與固不協密陳固罪矩之破暢也帳中得聰書勅暢平矩訖過洛陽收固斬之便以振代固矩送以示固固卽斬振父子遂率騎一千來降矩還令守洛後數月聰遣其太子粲率劉雅生等步騎十萬屯孟津北岸分遣雅生攻趙固於洛固奔陽城山

遣弟告急矩遣郭誦屯洛口以救之誦使將張皮簡精卒千人夜渡河粲候者告有兵至粲恃其衆不以爲虞既而誦等奄至十道俱攻粲衆驚擾一時奔潰殺傷大半因據其營獲其器械軍資不可勝數及旦粲見皮等人少更與雅生悉餘衆攻之苦戰二十餘日不能下矩進救之使壯士三千泛舟迎皮賊臨河列陣作長鈞以鈞船連戰數日不得渡矩夜遣部將格增潛濟入皮壘與皮選精騎千餘而殺所獲牛馬焚燒器械夜突圍而出奔武牢聰追之不及而退聰因憤恚發病而死帝嘉其功除矩都督河南三郡軍事安西將軍滎陽太守封

脩武縣侯及劉粲嗣位昏虐日甚其將靳準乃起兵殺粲并其宗族發聰冢斬其尸遣使歸矩稱劉元海屠各小醜因大晉事故之際作亂幽并矯稱天命至令二帝幽沒虜庭輒率衆扶持梓宮因請上聞矩馳表于帝帝遣太常韓肩等奉迎梓宮未至而準已爲石勒劉曜所沒矩以衆少不足立功每慷慨憤歎及帝踐阼以爲都督司州諸軍事司州刺史改封平陽縣侯將軍如故時弘農太守尹安振威將軍宋始等四軍竝屯洛陽各相疑阻莫有固志矩默各遣千騎至洛以鎮之安等乃同謀告石勒遣石生率騎五千至洛陽矩默軍皆退還

俄而四將復背勒遣使乞迎默又遣步卒五百人入洛石生以四將相謀不能自安乃虜宋始一軍渡河而南百姓相率歸矩於是洛中遂空矩乃表郭誦爲揚武將軍陽翟令阻水築壘且耕且守爲滅賊之計屬趙固死石生遣騎襲誦誦多計略賊至輒設伏破之虜掠無所得生怒又自率四千餘騎暴掠諸縣因攻誦壘接戰須臾退軍堦坂誦率勁勇五百追及生於磐脂故亭又大破之矩以誦功多表加赤幢曲蓋封吉陽亭侯郭默欲侵祖約矩禁之不可遂爲約所破石勒遣其養子恩襲默默懼後患未已將降於劉曜遣參軍鄭雄詣矩謀之

矩距而不許後勒遣其將石良率精兵五千襲矩矩逆擊不利郭誦弟元復爲賊所執賊遣元以書說矩曰去年東平曹嶷西賓猗盧矩如牛角何不歸命矩以示誦誦曰昔王陵母在賊猶不改意弟當何論勒復遣誦塵尾馬鞭以示殷勤誦不答勒將石生屯洛陽大掠河南矩默大飢默因復說矩降曜矩旣爲石良所破遂從默計遣使於曜曜遣從弟岳軍于河陰欲與矩謀攻石生勒使將圍岳岳閉門不敢出默後爲石息所敗自密南奔建康矩聞之大怒遣其將郭誦等齎書與默又勅誦曰汝識唇亡之談不迎接郭默皆由於卿臨難逃走其

必留之誦追及襄城默自知負矩棄妻子而遁誦擁其餘衆而歸矩待其妻子如初劉岳以外救不至降于石季龍矩所統將士有陰欲歸勒者矩知之而不能討乃率衆南走將歸朝廷衆皆道亡惟郭誦及參軍郭方功曹張景主簿苟遠將軍騫韜江霸梁志司馬尙季弘李瓌段秀等百餘人棄家送矩至於魯陽縣矩墜馬卒葬襄陽之峴山蓋王昌善率衆討晉文策文書於策末林段匹磾匹磾以爲匹磾于夫勒皆與匹磾段匹磾東郡鮮卑人也種類勁健世爲大人父務勿塵遣軍助東海王越征討有功王浚表爲親晉王封遼西

公嫁女與務勿塵以結隣援懷帝卽位以務勿塵爲大  
單于匹磾爲左賢王率衆助國征討假撫軍大將軍務  
勿塵死弟涉復辰以務勿塵子疾陸眷襲號劉曜逼洛  
陽王浚遣督護王昌等率疾陸眷及弟文鴛從弟末杯  
攻石勒於襄國勒敗還壘末杯追入壘門爲勒所獲勒  
質末杯遣使求和於疾陸眷疾陸眷將許之文鴛諫曰  
受命討勒寧以末杯一人故縱成擒之寇旣失浚意且  
有後憂必不可許疾陸眷不聽以鎧馬二百五十匹金  
銀各一籠贖末杯勒歸之又厚以金寶綵絹報疾陸眷  
疾陸眷令文鴛與石季龍同盟約爲兄弟遂引騎還昌

等不能獨守亦還建武初匹磾推劉琨爲大都督結盟  
討勒并檄涉復辰疾陸眷末杯等三面俱集襄國琨匹  
磾進屯固安以候衆軍勒懼遣間使厚賂末杯然末杯  
旣思報其舊恩且因匹磾在外欲襲奪其國乃間匹磾  
於涉復辰疾陸眷曰以父兄而從子弟邪雖昔且有功  
匹磾獨收之矣涉復辰等以爲然引軍而還匹磾亦止  
會疾陸眷病死匹磾從薊奔喪至于右北平末杯宣言  
匹磾將篡出軍擊敗之末杯遂害涉復辰及其子弟黨  
與二百餘人自立爲單于及王浚敗匹磾領幽州刺史  
劉琨自并州依之復與匹磾結盟俱討石勒匹磾復爲



末杯所敗士衆離散懼琨圖已遂害之於是晉人離散  
矣匹磾不能自固北依邵續末杯又攻敗之匹磾被瘡  
謂續曰吾夷狄慕義以至破家君若不忘舊要與吾進  
討君之惠也續曰賴公威德續得效節今公有難豈敢  
不俱遂并力追末杯斬獲略盡又令文鴛北討末杯弟  
於薊城及還去城八十里聞續已沒衆懼而散復爲石  
季龍所遮文鴛以其親兵數百人力戰破之始得入城  
鴛曰我以勇聞故百姓杖我見人被略而不救非丈夫  
也令衆失望誰復爲我致死乎遂將壯士數十騎出戰

殺胡甚多遇馬乏伏不能起季龍呼曰大兄與我俱是  
戎狄久望共同天不違願今日相見何故復戰請釋杖  
文鴛罵曰汝爲寇虐久應合死吾兄不用吾計故令汝  
得至此吾寧死不爲汝擒遂下馬苦戰槊折執刃力戰  
不已季龍軍四面解馬羅披自鄣前捉文鴛文鴛戰自  
辰至申力極而後被執城內大懼匹磾欲單騎歸朝續  
弟樂安內史洎勒兵不許洎復欲執臺使王英送於季  
龍匹磾正色責之曰卿不能遵兄之志逼吾不得歸朝  
亦以甚矣復欲執天子使者我雖胡夷所未聞也因謂  
英曰匹磾世受重恩不忘忠孝今日事逼欲歸罪朝廷

而見逼迫忠款不遂若得假息未死之日心不忘本遂  
渡黃河南匹磾著朝服持節賓從出見季龍曰我受國  
恩志在滅汝不幸吾國自亂以至於此既不能死又不  
能爲汝敬也勒及季龍素與匹磾結爲兄弟季龍起而  
拜之匹磾到襄國又不爲勒禮常著朝服持晉節經年  
國中謀推匹磾爲主事露被害文鴛亦遇鳩死惟末杯  
存焉及死弟牙立牙死其後從祖就陸眷之孫遼立自  
務勿塵已後值晉喪亂自稱位號據有遼西之地而臣  
御晉人其地西盡幽州東界遼水然所統胡晉可三萬  
餘家控弦可四五萬騎而與石季龍遞相侵掠連兵不

息竟爲季龍所破徙其遺黎數萬家於司雍之地其子  
蘭復聚兵與季龍爲患久之及石氏之亡末杯之子勤  
鳩集胡羯得萬餘人保枉人山自稱趙王附于慕容雋  
俄爲冉閔所敗徙于繹幕僭卽尊號雋遣慕容恪擊之  
勤懼而降

魏浚

浚族子該

魏浚東郡東阿人也寓居關中初爲雍州小史河間王  
顥敗亂之後以爲武威將軍後爲度支校尉有幹用永  
嘉末與流人數百家東保河陰之碶石時京邑荒儉浚  
劫掠得穀麥獻之懷帝帝以爲揚威將軍平陽太守度

支如故以亂不之官及洛陽陷屯于洛北石梁塢撫養遺衆漸修軍器其附賊者皆先解諭說大晉運數靈長行已建立歸之者甚衆其有恃遠不從命者遣將討之服從而已不加侵暴於是遠近感悅襁負至者甚衆劉琨承制假浚河南尹時太尉荀藩建行臺在密縣浚詣藩諮謀軍事藩甚悅要李矩同會矩將夜赴之矩官屬以浚不可信不宜夜往矩曰忠臣同心將何疑乎及會客主盡歡浚因與矩相結而去劉曜忌浚得衆率衆軍圍之劉演郭默遣軍來救曜分兵逆於河北乃伏兵深隱處以邀演默軍大破之盡虜演等騎浚夜遁走爲曜

所得遂死之追贈平西將軍族子該領其衆

該一名亥本僑居京兆陰磐河間王顥之伐趙王倫以該爲將兵都尉及劉曜攻洛陽隨浚赴難先領兵守金墉城故得無他曜引去餘衆依之時杜預子尹爲弘農太守屯宜陽界一泉塢數爲諸賊所抄掠尹要該共距之該遣其將馬瞻將三百人赴尹瞻知其無備夜襲尹殺之迎該據塢塢人震懼竝服從之乃與李矩郭默相結以距賊荀藩卽以該爲武威將軍統城西雍涼人使討劉曜元帝承制加冠軍將軍河東太守督護河東河南平陽三郡曜嘗攻李矩該破之及矩將迎郭默該遣

軍助之又與河北尹任愔相連結後漸饑弊曜寇日至欲率衆南徙衆不從該遂單騎走至南陽帝又以為前鋒都督平北將軍雍州刺史馬瞻率該餘衆降曜曜徵發既苦瞻又驕虐部曲遣使呼該該密往赴之其衆殺瞻而納該該遷於新野率衆助周訪討平杜曾詔以該為順陽太守王敦之反也梁州刺史苴卓不從欲觀該去就試以敦旨動之該曰我本去賊惟忠於國今王公舉兵向天子非吾所宜與也遂距而不應及蘇峻反率衆救臺軍次石頭受陶侃節度峻未平該病篤還屯卒於道葬于武陵從子雄統其衆

晉書卷六十三 列傳 郭默

郭默河內懷人少微賤以壯勇事太守裴整為督將永嘉之亂默率遺衆自為塢主以漁舟抄東歸行旅積年遂致巨富流人依附者漸衆撫循將士甚得其歡心默婦兄同郡陸嘉取官米數石餉妹默以為違制將殺嘉嘉懼奔石勒默乃自射殺婦以明無私遣使謁劉琨琨加默河內太守劉元海遣從子曜討默曜列三屯圍之欲使餓死默送妻子為質并請糴焉糴畢設守曜怒沉默妻子于河而攻之默遣弟芝求救於劉琨琨知默狡猾留芝而緩其救默更遣人告急會芝出城浴馬使強

與俱歸乃遣芝質於石勒勒以默多詐封默書與劉曜  
默使人伺得勒書便突圍投李矩後與矩并力距劉石  
事見矩傳太興初除潁川太守默與石恩戰敗矩轉蹙  
弱默深憂懼解印授其參軍殷嶠謂之曰李使君遇吾  
甚厚今遂棄去無顏謝之三日可白吾去也乃奔陽翟  
矩聞之大怒遣其將郭誦追默至襄城及之默棄家人  
單馬馳去默至京都明帝授征虜將軍劉遐卒以默爲  
北中郎將監淮北軍事假節遐故部曲李龍等謀反詔  
默爲右衛將軍趙盾討平之朝廷將徵蘇峻懼其爲亂  
召默拜後將軍領屯騎校尉初戰有功及六軍敗績南

奔郟鑿議於曲阿北大業里作壘以分賊勢使默守之  
峻遣韓晃等攻默甚急壘中頗乏水默懼分人馬出外  
乃潛從南門盪出留人堅守會峻死圍解徵爲右軍將  
軍默樂爲邊將不願宿衛及赴召謂平南將軍劉楨曰  
我能禦胡而不見用右軍主禁兵若疆場有虞被使出  
征方始配給將卒無素恩信不著以此臨敵少有不敗  
矣時當爲官擇才若人臣自擇官安得不亂乎楨曰所  
論事雖然非小人所及也當發求資於楨時楨被詔免  
官不卽歸罪方自申理而驕侈更甚遠近恠之初默之  
被徵距蘇峻也下次尋陽見楨楨參佐張滿等輕默俛

露視之默常切齒至是肩臘日餉默酒一器純一頭默對信投之水中忿憤益甚又僑人蓋肫先略取祖煥所殺孔煒女爲妻煒家求之張滿等使還其家肫不與因與肩滿有隙至是肫謂默曰劉江州不受免密有異圖與長史司馬張滿荀楷等日夜計謀反逆已形惟忌郭侯一人云當先除郭侯而後起事禍將至矣宜深備之默旣懷恨便率其徒候旦門開襲肩肩將吏欲距默默响之曰我被詔有所討動者誅及三族遂入至內寢肩尙與妾卧默牽下斬之出取肩僚佐張滿荀楷等誣以大逆傳肩首于京師詐作詔書宣視內外掠肩女及諸

妾并金寶還船初云下都俄而遂停肩故府招桓宣王愆期愆期懼逼勸默爲平南江州默從之愆期因逃廬山桓宣固守不應司徒王導懼不可制乃大赦天下梟肩首於大航以默爲西中郎將豫州刺史武昌太守鄧嶽馳白太尉陶侃侃聞之投袂起曰此必詐也卽日率衆討默上疏陳默罪惡導聞之乃收肩首詔庾亮助侃討默默欲南據豫章而侃已至城下築土山以臨之諸軍大集團之數重侃惜默驍勇欲活之遣郭誦見默默許降而默將張丑宋侯等恐爲侃所殺故致進退不時得出攻之轉急宋侯遂縛默來降卽斬于軍門同黨死

者四十人傳首京師

史臣曰邵李魏郭等諸將契闊喪亂之辰驅馳戎馬之際威懷足以容衆勇略足以制人乃保據危城折衝千里招集義勇抗禦仇讐雖艱阻備嘗皆乃心王室而矩能以少擊衆戰勝獲多遂使立明憤恚世龍挫衄惜其寡弱功虧一簣方之數子其最優乎默旣拔迹危亡參陪朝伍忿因眦睚禍及誅夷非夫狂悖豈宜至此段匹碑本自遐方而係心朝廷始則盡忠國難終乃抗節虜廷自蘇子卿以來一人而已越石之見誅段氏實以威名匹碑之取戮世龍亦由衆望禍福之應何其速哉詩

云無言不酬無德不報此之謂也

贊曰邵李諸將實惟忠壯蒙犯艱危驅馳亭鄣力小任重功虧身喪匹碑勁烈隕身全節默實凶殘自貽罪戾

晉書卷六十三

晉書卷六十三考證

邵續傳俄而匹磾率眾攻段末杯。○前劉琨傳稱匹磾從弟末波此更稱末杯先後互異

段匹磾傳以務勿塵子疾陸眷襲號。○疾陸眷石勒載記作段就六眷又作段疾六眷陽裕傳又作段眷亦猶段末波與末杯末杯先後互異耳



晉書卷六十三考證

晉書卷六十四

唐初太貴宗天文思皇日帝御對撰之譽

武帝二十三王

以三十六軍與戰合東時效之東

武帝二十六男楊元后生毗陵悼王軌惠帝秦獻王柬

審美人生城陽懷王景楚隱王瑋長沙厲王义徐才人

生城陽殤王憲匱才人生東海沖王祗趙才人生始平

哀王裕趙美人生代哀王演李夫人生淮南忠壯王允

吳孝王晏嚴保林生新都懷王該陳美人生清河康王

遐諸姬生汝陰哀王謨程才人生成都王穎王才人生

孝懷帝楊悼后生渤海殤王恢餘八子不顯母氏竝早  
夭又無封國及追諡今竝略之其瑋父穎自有傳  
毗陵悼王軌字正則初拜騎都尉年二歲而夭太康十  
年追加封諡以楚王瑋子義嗣中王顯出八王故平  
秦獻王柬字弘度沉敏有識量泰始六年封汝南王咸  
寧初徙封南陽王拜左將軍領右軍將軍散騎常侍武  
帝嘗幸宣武場以三十六軍兵簿令柬料校之柬一省  
便擿脫謬帝異之於諸子中尤見寵愛以左將軍居齊  
獻王故府甚貴寵爲天下所屬目性仁訥無機辯之譽  
太康十年徙封於秦邑八萬戶于時諸王封中土者皆

五萬戶以柬與太子同產故特加之轉鎮西將軍西戎  
校尉假節與楚淮南王俱之國及惠帝卽位來朝拜驃  
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侍中錄尚書事進位大將軍  
時楊駿伏誅柬旣痛舅氏覆滅甚有憂危之慮屢述武  
帝旨請還藩而汝南王亮留柬輔政及亮與楚王瑋被  
誅時人謂柬有先識元康元年薨時年三十朝野痛惜  
之葬禮如齊獻文王攸故事廟設軒懸之樂無子以淮  
南王允子郁爲嗣與允俱被害永寧二年追諡曰悼又  
以吳王晏子鄴嗣懷帝崩鄴入纂帝位國絕  
城陽懷王景字景度出繼叔父城陽哀王兆後泰始五

年受封六年薨  
東海沖王祗字敬度泰始九年五月受封殤王薨復以祗繼兆其年薨時年三歲  
始平哀王裕字濬度咸寧三年受封其年薨年七歲無子以淮南王允子迪爲嗣太康十年改封漢王爲趙王倫所害

淮南忠壯王允字欽度咸寧二年封濮陽王拜越騎校尉太康十年徙封淮南仍之國都督揚江二州諸軍事鎮東大將軍假節元康九年入朝初愍懷之廢議者將立允爲太弟會趙王倫廢賈后詔遂以允爲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侍中都督如故領中護軍允性沉毅宿衛將士皆敬服之倫既有篡逆志允陰知之稱疾不朝密養死士潛謀誅倫倫甚憚之轉爲太尉外示優崇實奪其兵也允稱疾不拜倫遣御史逼允收官屬以下劾以大逆允恚視詔乃孫秀手書也大怒便收御史將斬之御史走而獲免斬其令史二人厲色謂左右曰趙王欲破我家遂率國兵及帳下七百人直出大呼曰趙王反我將攻之佐淮南王者左袒於是歸之者甚衆允將赴宮尚書左丞王輿閉東掖門允不得入遂圍相府允所將兵皆淮南奇才劍客也與戰頻敗之倫兵死者千

晉書卷六十四 列傳  
餘人太子左率陳徽勒東宮兵鼓譟於內以應允結陣於承華門前弓弩齊發射倫飛矢雨下主書司馬哇祕以身蔽倫箭中其背而死倫宮屬皆隱樹而立每樹輒中數百箭自辰至未徽兄淮時爲中書令遣麾騶虞幡以解鬪倫子虔爲侍中在門下省密要壯士約以富貴於是遣司馬督護伏盾領騎四百從宮中出舉空版詐言有詔助淮南王允允不之覺開陣納之下車受詔爲盾所害時年二十九初倫兵敗皆相傳曰已擒倫矣百姓大悅旣而聞允死莫不歎息允三子皆被害坐允夷滅者數千人及倫誅齊王罔上表理允曰故淮南王允

忠孝篤誠憂國忘身討亂奮發幾於剋捷遭天凶運奄至隕沒逆黨遘惡并害三子寃魂酷毒莫不悲酸洎興義兵淮南國人自相率領衆過萬人人懷忼愾愍國統滅絕發言流涕臣輒以息超繼允後以慰存亡有詔改葬賜以殊禮追贈司徒罔敗超被幽金墉城後更以吳王晏子祥爲嗣拜散騎常侍洛京傾覆爲劉聰所害代哀王演字宏度太康十年受封少有廢疾不之國演常止于宮中薨無子以成都王穎子廓爲嗣改封中都王後與穎俱死

新都王該字玄度咸寧三年受封太康四年薨時年十

二無子國除

清河康王遐字深度美容儀有精彩武帝愛之既受封出繼叔父城陽哀王兆太康十年增封渤海郡歷右將軍散騎常侍前將軍元康初進撫軍將軍加侍中遐長而懦弱無所是非性好內不能接士大夫及楚王瑋之舉兵也使遐收衛瓘而瓘故吏榮晦遂盡殺瓘子孫遐不能禁爲世所尤永康元年薨時年二十八四子覃籥銓端覃嗣立及冲太孫薨齊王冏表曰東宮曠然冢嗣莫繼天下大業帝王神器必建儲副以固洪基今者後宮未有孕育不可庶幸將來而虛天緒非祖宗之遺志

社稷之長計也禮兄弟之子猶子故漢成無嗣繼由定陶孝和之絕安以紹興此先王之令典往代之成式也清河王覃神姿岐嶷慧智早成康王正如周氏所生先帝衆孫之中於今爲嫡昔薄姬賢明文則承位覃外祖恢世載名德覃宜奉宗廟之重統無窮之祚以寧四海顒顒之望覃兄弟雖竝出紹可簡令淑還爲國胤不替其嗣輒諮大將軍穎及群公卿士咸同大願請具禮儀擇日迎拜遂立覃爲皇太子旣而河間王顒脇遷大駕表成都王穎爲皇太弟廢覃復爲清河王初覃爲清河世子所佩金鈴歎生隱起如麻粟祖母陳太妃以爲不

祥毀而賣之占者以金是晉行大興之祥單爲皇胤是其瑞也毀而賣之象單見廢不終之驗也永嘉初前北軍中候任城呂雍度支校尉陳顏等謀立單爲太子事覺幽於金墉城未幾被害時年十四葬以庶人禮籥初封新蔡王單薨還封清河王銓初封上庸王懷帝卽位更封豫章王二年立爲皇太子洛京傾覆沒于劉聰端初封廣川王銓之爲皇太子也轉封豫章禮秩如皇子拜散騎常侍平南將軍都督江州諸軍事假節當之國會洛陽陷沒端東奔苟晞於蒙晞立爲皇太子七月日爲石勒所沒也

汝陰哀王謨字令度太康七年薨時年十一無後國除吳敬王晏字平度太康十年受封食丹陽吳興并吳三郡歷射聲校尉後軍將軍與兄淮南王允共攻趙王倫允敗收晏付廷尉欲殺之傅祗於朝堂正色而爭於是羣官竝諫倫乃貶爲賓徒縣王後徙封代王倫誅詔復晏本封拜上軍大將軍開府加侍中長沙王又成都王穎之相攻也又以晏爲前鋒都督數交戰永嘉中爲太尉大將軍晏爲人恭愿才不及中人於武帝諸子中最劣又少有風疾視瞻不端後轉增劇不堪朝覲及洛京傾覆晏亦遇害時年三十一愍帝卽位追贈太保五子

長子不顯名與晏同沒餘四子祥鄴固衍祥嗣淮南王允鄴卽愍帝固初封漢王改封濟南衍初封新都王改封濟陰爲散騎常侍皆沒于賊

渤海殤王恢字思度太康五年薨時年二歲追加封諡

元四王

元帝六男宮人荀氏生明帝及琅邪孝王哀石婕妤生東海哀王冲王才人生武陵威王晞鄭夫人生琅邪悼王煥及簡文帝琅邪孝王哀字道成母荀氏以微賤入宮元帝命虞妃養之哀初繼叔父長樂亭侯渾後徙封宣城郡公拜後

將軍及帝爲晉王有司奏立太子帝以哀有成人之量過於明帝從容謂王導曰立子以德不以年導曰世子宣城俱有朗雋之目固當以年於是太子位遂定更封哀琅邪嗣恭王後改食會稽宣城邑五萬二千戶拜散騎常侍使持節都督青徐兗三州諸軍事車騎將軍徵還京師建武元年薨年十八贈車騎大將軍加侍中及妃山氏薨祔葬穆帝更贈哀太保子哀王安國立未踰年薨東海哀王冲字道讓元帝以東海王越世子毗沒于石勒不知存亡乃以冲繼毗後稱東海世子以毗陵郡增

本封邑萬戶又改食下邳蘭陵以越妃裴氏爲太妃拜  
長水校尉高選寮佐以沛國劉耽爲司馬潁川庾懌爲  
功曹吳郡顧和爲主簿永昌初遷中軍將軍加散騎常  
侍及東海太妃薨因發毗喪冲卽王位以滎陽益東海  
國轉車騎將軍徙驃騎將軍咸康七年薨年三十一贈  
侍中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無子成帝臨崩詔曰哀王  
無嗣國統將絕朕所哀但其以小晚生奔繼哀王爲東  
海王以道遠罷滎陽更以臨川郡益東海及哀帝以琅  
邪王卽尊位徙奔爲琅邪王東海國闕無嗣奔後入纂  
大業桓溫廢之復爲東海王旣而貶爲海西公東海國

又闕嗣隆安三年安帝詔以會稽忠王次子彥璋爲東  
海王繼哀王爲曾孫改食吳興郡爲桓玄所害國除  
武陵威王晞字道叔出繼武威王喆後太興元年受封  
咸和初拜散騎常侍後以湘東增武陵國除左將軍遷  
鎮軍將軍加散騎常侍康帝卽位加侍中特進建元初  
領祕書監穆帝卽位轉鎮軍大將軍遷太宰太和初加  
羽葆鼓吹入朝不趨贊拜不名劔履上殿固讓晞無學  
術而有武幹爲桓溫所忌及簡文帝卽位溫乃表晞曰  
晞體自皇極故寵靈光世不能率由玉度修己慎行而  
聚納輕剽苞藏亡命又息綜矜忍虐加于人袁真叛逆



事相連染頃日猜懼將成亂階請免晞官以王歸藩免其世子綜官解子璿散騎常侍璿以梁王隨晞晞既見黜送馬八十五匹三百人杖以歸溫溫又逼新蔡王晃使自誣與晞綜及著作郎殷涓太宰長史庾籍掾曹秀舍人劉疆等謀逆遂收付廷尉請誅之簡文帝不許溫於是奏徙新安郡家屬悉從之而族誅殷涓等廢晃徙衡陽郡太元六年晞卒于新安時年六十六孝武帝三日臨于西堂詔曰感惟摧慟便奉迎靈柩并改移妃應氏及故世子梁王諸喪家屬悉還復下詔曰故前武陵王體自皇極剋己思愆仰惟先朝仁宥之旨豈可情禮

靡寄其追封新寧郡王邑千戶晞三子綜璿遵以遵嗣追贈綜給事中璿散騎郎十二年追復晞武陵國綜璿各復先官璿還繼梁國計中大將軍討入東宮內梁王璿字賢明出繼梁王翹官至永安太僕與父晞俱廢薨子穌嗣太元中復國薨子珍之嗣桓玄篡位國人孔僕奉珍之奔于壽陽桓玄敗珍之歸朝廷大將軍武陵王令曰梁王珍之理悟貞立蒙險違難撫義懷順載奔闕庭值壽陽擾亂在危克固且可通直散騎郎累遷游擊將軍左衛太常劉裕伐姚泓請為諮議參軍裕將弱王室誣其罪害之璿性疎率年十二拜受流

忠敬王遵字茂遠初襲封新寧時年十二拜受流涕哀  
感左右右將軍桓伊嘗詣遵遵曰門何爲通桓氏左右  
曰伊與桓溫疎宗相見無嫌遵曰我聞人姓木邊便欲  
殺之況諸桓乎由是少稱聰慧及晞追復封武陵王以  
遵嗣歷位散騎常侍祕書監太常中領軍桓玄用事拜  
金紫光祿大夫玄篡貶爲彭澤侯遣之國行次石頭夜  
濤水入淮船破未得發會義旗興復還國第朝廷稱受  
密詔使遵總攝萬機加侍中大將軍移入東宮內外畢  
敬遷轉百官稱制書又教稱令書安帝反正更拜太保  
加班劔二十人義熙四年薨時年三十五詔賜東園溫

明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錢百萬布千匹策贈太傅葬  
加殊禮子定王季度立拜散騎侍郎薨子球之立宋興  
國除

琅邪悼王煥字耀祖母有寵元帝特所鍾愛初繼帝弟  
長樂亭侯渾後封顯義亭侯尚書令刁協奏昔魏臨淄  
侯以邢顒爲家丞劉楨爲庶子今侯幼弱宜選明德帝  
令曰臨淄萬戶封又植少有美才能同遊田蘇者今晚  
生矇弱何論於此間封此兒不以寵稚子也亡弟當應  
繼嗣不獲已耳家丞庶子足以攝祠祭而已豈宜屈賢  
才以受無用乎及煥疾篤帝爲之徹膳乃下詔封爲琅

那王嗣恭王後俄而薨年二歲帝悼念無已將葬以煥  
既封列國加以成人之禮詔立凶門栢歷備吉凶儀服  
營起陵園功役甚衆琅邪國右常侍會稽孫霄上疏諫  
曰臣聞法度典制先王所重吉凶之禮事貴不過是以  
世豐不使奢放凶荒必務約殺朝聘嘉會足以展庠序  
之儀殯葬送終務以稱哀榮之情上無奢泰之謬下無  
匱竭之困故華元厚葬君子謂之不臣嬴博至儉仲尼  
稱其合禮明傷財害時古人之所譏節省簡約聖賢之  
所嘉也語曰上之化下如風靡草京邑翼翼四方所則  
明教化法制不可不慎也陛下龍飛踐阼興微濟弊聖

懷勞謙務從簡儉憲章舊制猶欲節省禮典所無而反  
尚飾此臣愚情竊所不安也棺槨輿服旒翟之屬禮典  
舊制不可廢闕凶門栢歷禮典所無天晴可不用遇雨  
則無益此至宜節省者也若琅邪一國一時所用不爲  
大費臣在機近義所不言今天臺所居王公百寮聚在  
都輦凡有喪事皆當供給材木百數竹薄千計凶門兩  
表衣以細竹及材價直既貴又非表凶哀之宜如此過  
飾宜從麤簡又案禮記國君之葬棺槨之間容柩大夫  
容壺士容甒以壺甒爲差則柩財大於壺明矣槨周於  
棺槨不甚大也語曰葬者藏也藏欲其深而固也槨大

則難爲堅固無益於送終而有損於財力凶荒殺禮經國常典旣滅殺而猶過舊此爲國之所厚惜也又禮將葬遷柩于廟祖而行及墓卽窆葬之日卽反哭而虞如此則柩不宿於墓上也聖人非不哀親之在土而無情於丘墓蓋以墓非安神之所故修虞於殯宮始則營草宮於山陵遷神柩於墓側又非典也非禮之事不可以訓萬國臣至愚至賤忽求革前之非可謂狂瞽不知忌諱然今天下至弊自古所希宗廟社稷遠託江表半州之地凋殘以甚加之荒旱百姓困瘁非但不足死亡是懼此乃陛下至仁之所矜愍可憂之至重也正是匡矯

末俗改張易調之時而猶當竭已罷之人營無益之事殫已困之財修無用之費此固臣之所不敢安也今琅邪之於天下國之最大若割損非禮之事務遵古典上以彰聖朝簡易之至化下以表萬世無窮之規則此芻蕘之言有補萬一塵露之微有增山海表寢不報永昌元年立煥母弟昱爲琅邪王卽簡文帝也咸和二年徙封會稽以康帝爲琅邪王康帝卽位哀帝爲琅邪王哀帝卽位廢帝爲琅邪王廢帝卽位又以簡文帝攝行琅邪王國祀簡文登祚國遂無嗣帝臨崩封少子道子爲琅邪王太元十七年道子爲會稽王更以恭帝爲琅邪

王恭帝卽位於是琅邪國除會稽王更以恭帝爲  
簡文帝三子登無嗣恭帝崩簡文帝子道生爲  
簡文帝七子王皇后生會稽思世子道生皇子俞生胡  
淑儀生臨川獻王郁皇子朱生王淑儀生皇子天流李  
夫人生孝武帝會稽文孝王道子俞生朱生天流竝早  
夭今竝略之  
會稽思世子道生字延長帝爲會稽王立道生爲世子  
拜散騎侍郎給事中性疎躁不脩行業多失禮度竟以  
幽廢而卒時年二十四無後及孝武帝卽位嘗晝日見  
道生及臨川獻王郁郁曰太郎飢乏辛苦言竟不見帝

傷感因以西陽王羨玄孫珣之爲後珣之歷吳興太守  
劉裕之伐關中以爲諮議參軍時帝道方謝珣之爲宗  
室之美與梁王珍之俱被害

臨川獻王郁字深仁幼而敏慧道生初以無禮失旨郁  
數勸以敬慎之道道生不納郁爲之流涕簡文帝深器  
異之年十七而薨久之追諡獻世子寧康初贈左將軍  
加散騎常侍追封郡王以武陵威王曾孫寶爲嗣追尊  
其母胡淑儀爲臨川太妃  
寶字弘文歷祕書監太常左將軍散騎常侍護軍將軍  
宋興以爲金紫光祿大夫降爲西豐侯食邑千戶

會稽文孝王道子字道子出後琅邪孝王少以清澹爲謝安所稱年十歲封琅邪王食邑一萬七千六百五十一戶攝會稽國五萬九千一百四十戶太元初拜散騎常侍中軍將軍進驃騎將軍後公卿奏道子親賢莫二宜正位司徒固讓不拜使錄尚書六條事尋加開府領司徒及謝安薨詔曰新喪哲輔華戎未一自非明賢懋德莫能綏御內外司徒琅邪王道子體道自然神識穎遠實當旦奭之重宜總二南之任可領揚州刺史錄尚書假節都督中外諸軍事衛府文武一以配驃騎府讓不受數年領徐州刺史太子太傅公卿又奏宜進位丞

相揚州牧假黃鉞羽葆鼓吹竝讓不受于時孝武帝不親萬幾但與道子酣歌爲務媼姆尼僧尤爲親暱竝竊弄其權凡所幸接皆出自小豎郡守長吏多爲道子所樹立旣爲揚州總錄勢傾天下自是朝野奔湊中書令王國寶性卑佞特爲道子所寵昵官以賄遷政刑謬亂又崇信浮屠之學用度奢侈下不堪命太元以後爲長夜之宴蓬首昏日政事多闕桓玄嘗候道子正遇其醉賓客滿坐道子張目謂人曰桓溫晚塗欲作賊云何玄伏地流汗不得起長史謝重舉板答曰故宣武公黜昏登聖功超伊霍紛紜之議宜裁之聽覽道子領曰儂知

儂知因舉酒屬立立乃得起由是立益不自安切齒於道子于時朝政既紊左衛領營將軍會稽許榮上疏曰今臺府局吏直衛武官及僕隸婢兒取母之姓者本臧獲之徒無鄉邑品第皆得命議用爲郡守縣令竝帶職在內委事於小吏手中僧尼乳母競進親黨又受貨賂輒臨官領衆無衛霍之才而比方古人爲患一也臣聞佛者清遠立虛之神以五誠爲教絕酒不淫而今之奉者穢慢阿尼酒色是耽其違二矣夫致人於死未必手刃害之若政教不均暴濫無罪必天天命其違三矣盜者未必躬竊入財江乙母失布罪由令尹今禁令不明

劫盜公行其違四矣在上化下必信爲本昔年下書勅使盡規而衆議兼集無所採用其違五矣尼僧成羣依傍法服五誠麤法尚不能遵況精妙乎而流惑之徒競加敬事又侵漁百姓取財爲惠亦未合布施之道也又陳太子宜出臨東宮剋獎德業疏奏竝不省中書郎范甯亦深陳得失帝由是漸不平於道子然外每優崇之國寶卽甯之甥以諂事道子甯奏請黜之國寶懼使陳郡袁悅之因尼妙音致書與太子母陳淑媛說國寶忠謹宜見親信帝因發怒斬悅之國寶甚懼復譖甯於帝帝不獲已流涕出甯爲豫章太守道子由是專恣嬖人

趙牙出自優倡茹千秋本錢塘捕賊吏因賂諂進道子以牙爲魏郡太守千秋驃騎諮議叅軍牙爲道子開東第築山穿池列樹竹木功用鉅萬道子使宮人爲酒肆沽賣於水側與親昵乘船就之飲宴以爲笑樂帝嘗幸其宅謂道子曰府內有山因得遊矚甚善也然修飾太過非示天下以儉道子無以對唯唯而已左右侍臣莫敢有言帝還宮道子謂牙曰上若知山是板築所作爾必死矣牙曰公在牙何敢死營造彌甚千秋賣官販爵聚資貨累億又道子旣爲皇太妃所愛親遇同家人之禮遂恃寵乘酒時失禮敬帝益不能平然以太妃之故

加崇禮秩博平令吳興聞人輿上疏曰驃騎諮議叅軍茹千秋協附宰相起自微賤竊弄威權銜賣天官其子壽齡爲樂安令贓私狼藉畏法奔逃竟無罪罰傲然還縣又尼姘屬類傾動亂時穀賤人飢流殍不絕由百姓單貧役調深刻又振武將軍庾恒鳴角京邑主簿戴良夫苦諫被囚殆至亡命而恒以醉酒見怒良夫以執忠廢棄又權寵之臣各開小府施置吏佐無益於官有損於國疏奏帝益不平而逼於太妃無所廢黜乃出王恭爲兗州殷仲堪爲荊州王珣爲僕射王雅爲太子少傅以張王室而潛制道子也道子復委任王緒由是朋黨



晉書卷六十四 友傳  
競扇友愛道盡太妃每和解之而道子不能改中書郎  
徐邈以國之至親唯道子而已宜在敦穆從容言於帝  
曰昔漢文明主猶悔淮南世祖聰達負愧齊王兄弟之  
際實宜深慎帝納之復委任道子如初時有人爲雲中  
詩以指斥朝廷曰相王沉醉輕出教命捕賊千秋干豫  
朝政王愷守常國寶馳競荊州大度散誕難名盛德之  
流法護王甯仲堪仙民特有言詠東山安道執操高抗  
何不徵之以爲朝匠荊州謂王忱也法護卽王珣甯卽  
王恭仙民卽徐邈字安道戴逵字也及恭帝爲琅邪王  
道子受封會稽國并宣城爲五萬九千戶安帝踐阼有

司奏道子宜進位太傅揚州牧中書監假黃鉞備殊禮  
固辭不拜又解徐州詔內外衆事動靜諮之帝旣冠道  
子稽首歸政王國寶始總國權勢傾朝廷王恭乃舉兵  
討之道子懼收國寶付廷尉并其從弟琅邪內史緒悉  
斬之以謝於恭恭卽罷兵道子乞解中外都督錄尚書  
以謝方岳詔不許道子世子元顯時年十六爲侍中心  
惡恭請道子討之乃拜元顯爲征虜將軍其先衛府及  
徐州文武悉配之屬道子如薨帝下詔曰會稽王如尊  
賢莫二朕義同所親今葬加殊禮一依琅邪穆太妃故  
事元顯夙令光懋乃心所寄誠孝性蒸蒸至痛難奪然

不以家事辭王事陽秋之明義不以私限違公制中代之變禮故閔子腰絰山王逼屈良以至感由中軌容著外有禮無時賢哲斯順須如葬畢可居職如故于時王恭威振內外道子甚懼復引譙王尚之以爲腹心尚之說道子曰藩伯彊盛宰相權輕宜密樹置以自藩衛道子深以爲然乃以其司馬王愉爲江州刺史以備恭與尚之等日夜謀議以伺四方之隙王恭知之復舉兵以討尚之爲名荊州刺史殷仲堪豫州刺史庾楷廣州刺史桓玄竝應之道子使人說楷曰本情相與可謂斷金往年帳中之飲結帶之言寧可忘邪卿今棄舊交結新

援忘王恭疇昔陵侮之耻乎若乃欲委體而臣之若恭得志以卿爲反覆之人必不相信何富貴可保禍敗亦旋及矣楷怒曰王恭昔赴山陵相王憂懼無計我知事急卽勒兵而至去年之事亦俟命而奮我事相王無相負者旣不能距恭反殺國寶自爾已來誰復敢攘袂於君之事乎庾楷實不能以百口助人屠滅當與天下同舉誅鉏姦臣何憂府不開爵不至乎時楷已應恭檄正徵士馬信反朝廷憂懼於是內外戒嚴元顯攘袂慷慨謂道子曰去年不討王恭致有今役今若復從其欲則太宰之禍至矣道子曰飲醇酒而委事於元顯元顯雖

年少而聰明多涉志氣果銳以安危爲己任尚之爲之  
羽翼時相傅會者皆謂元顯有明帝神武之風於是以  
爲征討都督假節統前將軍王恂左將軍謝琰及將軍  
桓之才毛泰高素等伐恭滅之旣而楊佺期桓玄殷仲  
堪等復至石頭元顯於竹里馳還京師遣丹陽尹王愷  
鄱陽太守桓放之新蔡內史何嗣潁川太守溫詳新安  
太守孫泰等發京邑士庶數萬人據石頭以距之道子  
將出頓中堂忽有驚馬蹂藉軍中因而擾亂赴江而死  
者甚衆仲堪旣知王恭敗死狼狽西走與桓玄屯于尋  
陽朝廷嚴兵相拒內外騷然詔元顯甲杖百人入殿尋

加散騎常侍中書令又領中領軍持節都督如故會道  
子有疾加以昏醉元顯知朝望去之謀奪其權諷天子  
解道子揚州司徒而道子不之覺元顯自以少年頓居  
權重慮有譏議於是瑯邪王領司徒元顯自爲揚州  
刺史旣而道子酒醒方知去職於是大怒而無如之何  
廬江太守會稽張法順以刀筆之才爲元顯謀主交結  
朋援多樹親黨自桓謙以下諸貴遊皆斂衽請交元顯  
性苛刻生殺自己法順屢諫不納又發東土諸郡免奴  
爲客者號曰樂屬移置京師以充兵役東土囂然人不  
堪命天下苦之矣旣而孫恩乘釁作亂加道子黃鉞元

顯爲中軍以討之又加元顯錄尚書事然道子更爲長夜之飲政無大小一委元顯時謂道子爲東錄元顯爲西錄西府車騎填湊東第門下可設雀羅矣元顯無良師友正言弗聞諂譽日至或以爲一時英傑或謂爲風流名士由是自謂無敵天下故驕侈日增帝又以元顯有翼亮之功加其所生母劉氏爲會稽王夫人金章紫綬會洛陽覆沒道子以山陵幽辱上疏送章綬請歸藩不許及太皇太后崩詔道子乘輿入殿元顯因諷禮官下議稱已德隆望重旣錄百揆內外羣僚皆應盡敬於是公卿皆拜于時軍旅荐興國用虛竭自司徒已下日

廩七升而元顯聚斂不已富過帝室及謝琰爲孫恩所害元顯求領徐州刺史加侍中後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都督十六州諸軍事封其子彥璋爲東海王尋以星變元顯解錄復加尚書令會孫恩至京口元顯柵斷石頭率兵距戰頻不利道子無他謀略唯日禱蔣侯廟爲厭勝之術旣而孫恩遁于北海桓玄復據上流致牋於道子曰賊造近郊以風不得進以雨不致火食盡故去耳非力屈也昔國寶卒後王恭不乘此威入統朝政足見其心非侮於明公也而謂之非忠今之貴要腹心有時流清望者誰乎豈可云無佳勝直是不能信之耳用理

之人然後可以信義相期求利之徒豈有所惜而更委信邪爾來一朝一夕遂成今日之禍矣阿衡之重言何容易求福則立至干忤或致禍在朝君子豈不有懷但懼害及身耳玄忝任在遠是以披寫事實元顯覽而大懼張法順謂之曰桓玄承藉門資素有豪氣既并殷楊專有荆楚然桓氏世在西藩人或爲用而第下之所控引止三吳耳孫恩爲亂東土塗地編戶饑饉公私不贍玄必乘此縱其姦兇竊用憂之元顯曰爲之奈何法順曰玄始據荊州人情未輯方就綏撫未遑他計及其如此發兵誅之使劉牢之爲前鋒而第下以大軍繼進桓

玄之首必懸於麾下矣元顯以爲然遣法順至京口謀於牢之而牢之有疑色法順還說元顯曰觀牢之顏色必貳於我未若召入殺之不爾敗人大事元顯不從道子尋拜侍中太傅置左右長史司馬從事中郎四人崇異之儀備盡盛典其驃騎將軍僚佐文武卽配太傅府加元顯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征討大都督十八州諸軍事儀同三司加黃鉞班劍二十人以伐桓玄竟以牢之爲前鋒法順又言於元顯曰自舉大事未有威斷桓謙兄弟每爲上流耳目斬之以孤荆楚之望且事之濟不繼在前軍而牢之反覆萬一有變則禍敗立至可令

牢之殺謙兄弟以示不貳若不受命當逆爲其所元顯  
曰非牢之無以當桓玄且始事而誅大將人情必動二  
三不可于時揚土饑虛運漕不繼玄斷江路商旅遂絕  
於是公私匱乏士卒唯給糗糧大軍將發玄從兄驃騎  
長史石生馳使告玄玄進次尋陽傳檄京師罪狀元顯  
俄而玄至西陽帝戎服餞元顯于西池始登舟而玄至  
新亭元顯棄船退屯國子學堂明日列陣於宣陽門外  
元顯佐吏多散走或言玄已至大桁劉牢之遂降于玄  
元顯迴入宣陽門牢之叅軍張暢之率衆逐之衆潰元  
顯奔入相府唯張法順隨之問計於道子道子對之泣

玄遣太傅從事中郎毛泰收元顯送于新亭縛於舫前  
而數之元顯答曰爲王誕張法順所誤於是送付廷尉  
并其六子皆害之玄又奏道子酣縱不孝當棄市詔徙  
安成郡使御史杜竹林防衛竟承玄旨酖殺之時年三  
十九帝三日哭於西堂及玄敗大將軍武陵王遵承旨  
下令曰故太傅公阿衡二世契闊皇家親賢之重地無  
與二驃騎大將軍內總朝維外宣威略志蕩世難以寧  
國祚天未靜亂禍酷備鍾悲動區宇痛貫人鬼感惟永  
往心情崩隕今皇祚反正幽顯式叙宜崇明國體述以  
舊典便可追崇太傅爲丞相加殊禮一依安平獻王故

事追贈驃騎爲太尉加羽葆鼓吹丞相墳塋翳然飄薄  
非所須南道清通便奉迎神柩太尉宜便遷改可下太  
史詳吉日定宅兆於是遣通直常侍司馬珣之迎道子  
柩于安成時寇賊未平喪不時達義熙元年合葬于王  
如陵追諡元顯曰忠以臨川王寶子脩之爲道子嗣尊  
如王氏爲太妃義熙中有稱元顯子秀熙避難蠻中而  
至者太妃請以爲嗣於是脩之歸于別第劉裕意其詐  
而案驗之果散騎郎滕羨奴勾藥也竟坐棄市太妃不  
悟哭之甚慟脩之復爲嗣薨諡悼王無子國除  
史臣曰泰始之受終也乃憲章往昔稽古前王廣誓山

河大開藩屏文昭武穆方駕於魯衛應韓磐石犬牙連  
衡於吳楚齊代然而作法於亂付託非才何曾歎經國  
之無謀郭欽識危亡之有兆及宮車宴駕墳土未乾國  
難荐臻朝章弛廢重以八王繼亂九服沸騰戎羯交馳  
乘輿幽逼瑤枝瓊萼隨鋒鏑而消亡朱芾綠車與波塵  
而殄瘁遂使茫茫禹跡咸窟穴於豺狼慄慄周餘竟沉  
淪於塗炭嗚呼運極數窮一至於此詳觀載籍未或前  
聞道子地則親賢任惟元輔耽荒麴蘖信惑讒諛遂使  
尼媼竊朝權姦邪制國命始則彝倫攸斁終則宗社淪  
亡元顯以童卯之年受棟梁之寄專制朝廷陵蔑君親

奮庸瑣之常材抗姦克之巨寇喪師殄國不亦宜乎斯則元顯爲安帝之孫強道子實晉朝之宰詔者也列代之崇建維城用藩王室有晉之分封子弟實樹亂階詩云懷德惟寧宗子維城無俾城壞無獨斯畏城旣壞矣畏也宜哉典午之喪亂弘多實此之由也

贊曰帝子分封嬰此鞠凶札瘥繼及禍難仍鍾秦獻聰悟清河內顧淮南忠勇宣城識度道子昏凶遂傾國祚

晉書卷六十四





